

伊凡·柯魯包夫著
曼斯譯



鼓風炉旁十四年

華英書局出版



M6.
1512.45
227



我在十五歲的時候，便開始了在鋼鐵業中的工作。我的幼年時代是在奧勒爾省的一個小村中度過的。

關於在那個村子裏的生活，我想少微講一點。我們住在一個陰暗的小茅屋裏；那兒沒有烟窗，烟氣是從門洞中出去的。用一塊粗麻布掛在敞着的破門上來保持溫暖；烟氣從那布塊和地板之間的小孔裏慢慢地爬了出去。當大爐燒起來的時候，烟氣差不多會壅死你；使你不得不躺倒在一個木凳上，一面把腳繞起來取暖，一面把臉俯得快挨到地上，這樣一來，呼吸才能够比較容易一點。小茅屋的天花板漆黑而骯髒，煤焦油（譯註一）從上面滴下來，有時候還會滴到你的頭上哩。

我們吃的東西，大部分是紅薯。早晨，中午，晚上——都是些紅薯；或者些微有一點蘿蔔和「克瓦斯」（原註）。

我們常常烤三磅麵包，把它平分做三塊，一直放到陳舊了再吃，因為這樣可以吃得少一點。

我記不得我的母親了，她是在我一歲半的時候就死去的。母親死後，父親離開村子找工作去了，他在休茲鋼鐵廠中找到一個位置，是在鼓風爐上工作的。

我是我的祖母所養大的，因此我稱她做媽媽。

我很像我的母親，——一頭淡紅色的捲曲而雜着的頭髮和滿臉星星點點的雀斑。我經常穿着麻皮做成的鞋子走路；褲子是用家裏的粗布做的；一件白色的襯衫，膊腋下面補些紅色的補綻。

祖母把我的頭髮剪成通常的鄉間底樣子，「瓦罐式頭」。頭髮梳好之後，就像一個瓦罐放在頭上似的，各處都顯露着剪刀的跡痕。

在我家的三頃（譯註二）土地中，一頃是草場，一頃是不毛之地，只有一頃熟地。還僅僅有一半可以耕種。這些便是我們底主要的生活資源了。

我長成一個壞蛋了，常常一個人作壞事，同別的孩子打架和偷蘋菓吃，我既不怕狗咬，又不怕挨打。

甚至對於祖母，我也玩弄起騙術來了，我們有一頭乳牛，但是拿到我們食桌上去的牛奶却很少，祖母都把牠們做成乳酪出賣了。她很小心地把一塊布緊緊地包紮在牛奶罐上，假若有人把它解開，她會很清楚的知道。不管怎麼着，我却想到了一種通過它的方法，用麥桿從布縫中插進去，通過麥桿來吸取牛奶。祖母拿着罐子，要去除掉那壞了的牛奶皮了；蓋子原樣未動的蓋着，可是裏邊却没有牛奶啦。它到那兒去了呢？她一定要把這件事情歸罪到魔鬼或者妖精底身上吧。就是這樣地瞞哄着，過了很久的時間，她還沒有發現這是我所作的事呢。

（譯註一）煤焦油——是由煤中揮發物凝結而成的，為黑色黏着體。

（譯註二）頃為俄頃，原名譯音是「得夏金」，每頃等於一三·〇六八方碼。約合華畝二十市畝弱。

（原註）克瓦斯——是一種用陳麵包所釀成的飲料。

一一

我在學校裏讀了三個冬季的書，這便是我所受過的整個的教育了。

在進過學校之後，我被僱了去給一個地主做工。當時我只十二歲，為着總共十二個盧布的代價，我得作整整一期的工；這一期的時間，是從三月二十五日起，一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才止的，在這個

時期以內，必須得替他照料家畜。但是，我不能長久地停留在這個工作中啊，因為我計算了一下，我每天所得的工資僅只有五個戈比克，而作零工的孩子們每天却能得到十個甚至十五個戈比克呢。

祖母要我停留下去，不要破壞和主人所訂的合同。可是，我從年幼的時候起，就是一個倔強的傢伙呀。我說我要離開，而且我畢竟是離開了。後來，我去替一個庫拉克人作工，每天的工資是十個戈比克。在那個夏天裏，我一直照料着他底家畜，騎在羊身上跑來跑去。當我少微大一點的時候，便放棄了放牧畜牲口的事情，加入挖掘園地的工作了。這是一件很重的工作，所以每天給我十五個戈比克的工資。

我們是沒有馬的，我時常這樣想着：我在這裏只是爲着別人而累斷脊骨，却沒有機會在自己底土地上工作！唉，只要是有一匹馬也就好啦！

有一年，父親回來看我們來了。——穿得很整齊，一雙長統靴和一件羊皮外套。他帶着小麥麵包作爲禮物。父親是不常回來的，所以我看到他就像看到白麵包一樣的歡喜。

在我十五歲的那一年，父親帶我到工廠裏去。那時他正在第盧茨科夫加工作。我跟着父親一塊往車站上走，仍然穿着那破舊的皮鞋，粗布的褲子和一件臃腫下很多補鞋的棉布襯衣。我自己心中暗想：「我一定要在那工廠裏賺到些錢，買一匹馬回去。」

三

我們在廬拜里搭上了火車。可是我們所帶的錢是不夠到第盧茨科夫加的火車費用的，所以只買了二段路的車票；其餘的路程是偷偷地坐在貨車上的。

我們是夜裏達到第盧茨科夫加的，在鼓風爐上，燦爛的光芒高高地閃耀着，在煉焦爐裏，鮮豔的

紅的火頭，突突地噴發着。我被那些沒有見過的場面所迷住了，大張着嘴呆呆地站住啦。

過了兩天，父親要我到舖子裏去買點臘腸。我很順利的找到了往商店去的路徑；但當轉來的時候，却找不到我們底住所了。每個地方看着都很像；都是白石頭的建築，沒有院落或樹木圍繞。那一個是我們底住所呢？我被迷住了，幾幾乎要哭出來，後來，我向着工廠的那個方向走了走，再開始尋找我們底住處。仔細地思索了好久，回想我們從車站上去時是怎樣走的；結果，終於想出來了，我向着那座房子走去，這房子證明了這條路是對的。

父親告訴我說，要把我僱給這個工廠裏做工了。監工人看過我一次，起初說我年齡太小。但在行了點賄賂之後，我終於被僱用了。在鼓風爐間裏，我開始了打礦石的工作。我底事情是把石灰和礦石底塊子打碎；每天的工錢是四十個戈比克。父親也在這一部分裏當開吊車的技工。他是管理把裝料（譯註一）的吊車斗開到爐子頂上的；我底舅父在砂模間裏工作。

從剛剛開始工作起，我便對我底工作發生很大的興趣。每當吃過晚飯之後，我便要到舅父那裏去，幫他做事和參觀鼓風爐；隨後，我還要去看看那馬丁爐（譯註二）和軋鋼機（譯註三）。

有一次，我偶然走進了過磅房（譯註四）向各處望望，看見有些很細的金屬線通到電燈上，它們都是沒有包皮的光線（譯註五），那時候我當然不曉得它是什麼啦。『用這些東西做「二絃琴」』（譯註六），底絃一定是很好的。』我忽然動了心。伸手去抓住了那些線，但馬上覺得好像有人打我似的。我向四週看了看——房中並沒有一個人呀！我再去觸摸它們，覺得又受了一次打擊。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我甚至連桌子下面都看了看，又去作了第三次的試驗，但還是同樣的奇怪。恰巧在這個時候，管秤的人進來了。

『伯伯，』我對他說：『你在這兒掛了些絃子吧，我想去摸摸它們，但每次都像是有人打了我似的。』

「那麼，你不能再試一下吧。」他逗引着我說。
我又去摸了它們，但還是跳了回來。

他猛烈大笑起來，大約笑有三分鐘之久。

「這是有電的呀，我底孩子。」最後，他告訴我說：「是一個危險的東西啊，它會弄死你的。」
在第盧茨科夫加，所有的管理主任和工頭都是法國人。我極喜歡聽他們用自己底語言說話。有一次，我走近了他們，心中想，假若我能聽得清楚一點的話，一定可以明白他們說的是什麼。他叫翻譯員來問我是想幹什麼的。我不知道我應該說什麼好了，於是立刻回轉身子走開了。

鼓風爐底管理主任是個人法國人，叫做莫里爾，他有着濃黑的頭髮，淺黑的皮膚和一隻鷹樣的神光炯炯的眼睛。他老是帶着憤怒的樣子，拿着手杖到處閒遊。常常用手杖捶打工人，只要他對於某些事情一不滿意時，便要揚起他底手杖來。鼓風爐上的俄國技工是不會被相信的，只有法國人才能充當領班的；但是法國人却工作得極少，在放鐵（譯註七）之前，法國人們來了，往四處望望，喊叫着又走向自己底舖上去了。在晚餐的時候，必須給他羹湯，肉，半派因脫（譯註八）伏特加（譯註九），一瓶葡萄酒和幾瓶「克瓦斯」。他把它們吃得精光之後，隨即倒頭便睡。夜裏，法國的工頭們睡在他們底舖上，是不會有人來阻止的；因為工場底管理主任是永不會在黃昏或夜間到那兒去。實際說來，那些爐子都是俄國人所看管的呀。

我也可能成爲一個爐工吧，我心中暗暗地想着。因爲在那個時候，我每天只能拿到四十個戈比克而爐工們每天却已拿到兩盧布又五十戈比克了。我奇怪地想着，一個人怎麼能用完這樣多的錢呢？——每一月共有七十五個盧布啊。我往爐子上去的次數更多囉，參觀着放鐵和一切別的工作。有時候，我被管子或桶裏的水噴溼了，或者一片正燒着的鐵屑黏到我底背上了，人們大叫着：「柯魯比揚諾克（原註），燒着你了啊！」我慌忙躲開了向我飛來的東西，才發現那只是一個惡作劇。

我試學着在爐子旁邊幫忙作些事情：翻砂，掃除渣滓和挖溝道。

有人告訴我說，要想當一個好的爐工，必須要大錘掄得好，因此，我就用了很長時間去練習它。我是這樣練習的：把一個尖嘴鶴（譯註十）放在地上，然後來敲打它。後來，在這一方面我成爲一個能手了。我學得如此的精巧，甚至於到現在，還能用雙手拿着錘子來敲打一顆小針，而永不落空。

在我剛開始工作不久之後，傳說莫里爾要被調往瑪克伊夫加的新廠裏去，而且還要帶些工人一塊。我父親去了。最初，莫里爾不願意僱用我，但是，一個朋友，監工人部比素夫替我求了情，莫里爾終究答應了。

我不再想到轉回鄉間去的事了。

當然我們底工作是很苦的，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沒有例假，也沒有星期日的休息；這一個禮拜是白班，下一個禮拜就得作夜班；星期六是換班的日子：這時，有一班人要一直作二十四小時，另一班人才可以休息二十四小時。可是，吃食方面却比鄉間好得多了；我們吃的是雜糧（譯註十一）、米粥（譯註十二）和臘腸。我特別愛好西瓜，一直到現在，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們在盧茨科夫加所吃的西瓜底味道，在我們把它打開的當兒，一眼望去，好像上面瀟着糖似的。我們底衣服比在鄉間時穿得好，並且乾淨得多。我是穿着鄉間底粗布衣服來的，而現在呢，却能置買褲子、帽子和溫暖的加克來作爲冬天的衣服了。我們時常在放工之後，到鼓風爐下的水槽裏去洗澡，那兒是永遠都有着可以取用的熱水的。當轉家的時候，我們已經換上乾淨的衣服了。

我不再留「瓦罐式頭」了，而請理髮匠替我剪成了 *a la poka*。

最後，然而是最重要的原因，却是因爲工廠中的工作吸引了我；我想着我是有機會到鼓風爐上去工作的。

我不怕火，我心中想着，別的人們既然能在火底旁邊和熱氣中從事工作，那就沒有理由使我害

怕了。我變得非常的喜歡那工廠了。這時，我熟悉了每種事物，我爬遍了所有的烟囪和塔架。我喜歡看馬丁爐內的鋼是怎麼流出來的，喜歡看怎樣軋鋼軌。看着一個短而粗紅而熱的塊子變成細長的鐵條，是一件極有趣的事情。我知道鋼軌是怎樣鑄造的，這很使我得意。我很清楚，在這個工廠中，我是有機會作爐工的。在當時，是沒有人敢夢想着作工頭的，所以我底野心也極小。在最初，我只企望着能作一個運輸工人，因為那樣之後，我底工資便可以由每天四十個戈比克增加到一盧布了。

在一八九九年三月裏，我同着我底一個朋友，出發到瑪克伊夫加去。從亞新諾瓦提亞車站起，我們便步行了。是一個陽光閃耀的天氣，大氣中已滿佈着新春的消息了。我們在野地裏走着，曠野已經被從冬眠中喚醒了。

(譯註一) 料——在鼓風爐上，「料」包括礮石、焦炭和石灰石等物。

(譯註二) 馬丁爐——又稱平爐。

(譯註三) 軋鋼機——用以把鋼錠軋成鋼條，鋼板或鋼軌的機器。

(譯註四) 過磅房——磅秤等之所在地。

(譯註五) 光線——電線有兩種：一種是包皮線，是在鋼線外面用皮子、鉛皮者花線所包括着，用以把電流同外界隔開；可稱作皮線，鉛皮線或花線。另外一種是沒有包皮的，稱爲光線。

(譯註六) 二絃琴——吉卜賽人（帝俄時代的一種遊民民族名）所用的一種樂器。

(譯註七) 放鐵——鼓風爐普通是每隔六小時或四小時放鐵一次。

(譯註八) 派因脫——液量名，每派因脫等於八分之一加侖。

(譯註九) 伏特加——一種用裸麥製造成的猛烈的白蘭地酒。

(譯註十) 尖嘴鶴——一種砍劈東西用的上粗下細的工具。

(譯註十一) 雜燴——一種小俄羅斯人所吃的肉菜混合的食物。內含數種物品，用紅色的甜菜汁煮成。

(譯註十二) 米粥——用豆或米放入水或牛乳中煮成之食品。

(原編者註) 柯魯比揚諾克——是一個綽號，與「年輕的柯魯包夫」意思相同。

四

在我們到達的時候，那兒沒有一個動了工的爐子，不過廠中却正在籌備開工了。

父親和我搬進宿舍裏去，它是一個很大的建築物，被一道牆壁分隔成兩個部分，每一部分裏都住有一百人。這個住所。比在第盧茨科夫加的那些要臟得多。臭蟲、跳蚤和其他的小蟲是那樣的哆呀，使我在第一個夜裏一眼也沒有睡成。春季裏，街道上常常填滿了爛泥；有些時候，你必須帶上手杖，因為靴子是會被爛泥糊所吸住的，我們底鞋子都得用繩子緊緊地縛住。

我開始在鼓風爐開裏工作的時候，像一個打雜的零工一樣，被派到什麼就作什麼，掃除鼓風爐上的灰塵，挖掘溝道，並且修刷爐子準備開工。在礦砂來到的時候，我又被派去卸貨；除工資以外，每一車貨，再另外給二十個戈比克。

我同我底夥伴克里瓦諾蘇夫在一塊工作着。我是不喜歡同父親在一塊的，因為他對我管束得極嚴，甚至還要打我哩；在遣兒，我是可以隨心自便的。我們兩個人，每天總要卸完三四車礦砂；可是，那些法國人們還是不滿足地催促着我們：「趕快啊！趕快啊！」在卸不完的時候，他們還要罰錢的。他們告訴我們說：在法國，每人能卸完五車或六車，還是俄國人所趕不上的。事情是這樣的發生了，在復活節底第一天，來了一車礦砂；當時，我們都離開場子了，因為管理處不願使車子被佔着的原因

，監工人跑到各宿舍去召集大家來作這件事情。因為很多人都不在家，所以連法國工頭們也得去幫着卸貨了。我和我底同伴是參加了這個工作的。而且我倆同那些法國人得有一個競賽的機會了。在我們已經卸完了三車的當兒，四個法國人，還沒有把一車弄完哩。我們笑着他們說，「你們法國人是不能和俄國人相比的啊。」

卸砂並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尤其特別難的是卸卡奇底砂子，因為它是很黏膩的。當時，我只是一个十七歲的娃兒呀，還沒有發育完全哩，所以當我鏟送一會礦砂時，脊背就開始酸疼了，那便得停下來靠着錘子歇一會兒，才能直起腰來再繼續工作。在拆砂的時候，也還必須得停一停哩。

我底夥伴克山，是作卸貨工作的。有一天，他對我說：

「你知道吧，柯魯比揚諾克（每一個人都喊我柯魯比揚諾克），明天我要到總經理那裏去，跪在他面前，要求他允許我包辦卸砂的工作。」

稍後，從前有一個工人作了包工者，就因此致富了。

「你沒有到總經理那兒去威門路啊！」我對克山說。

「上帝幫助我，我一定能。」

第二天我問他：

「好呀，克山，你去過了嗎？」

「去過了！」

「成了嗎？」

「他們連辦公室也沒有叫我進。」

克山底美夢就這樣地結束了。

第一座鼓風爐是在一八九九年六月二十日開工的。

舉行了個典禮，大人物們都來啦，甚至於哥薩克人底頭目也來了呢。

經理底太太把一個火把弄在一條長棍上，在割過的那一頭點了火，在當時，有一個嚴格的規矩，就是，鼓風爐裏底第一把火是必須要女人們來燃起的。

開工以後，我做了運搬工人，就是把原料帶到吊車裏去。這時，我父親被派在爐頂上工作。不久，我也被派到爐頂上去學習那個工作了。可是我却不很高興；因為那鐘形的爐蓋（譯註一），沒能把爐子蓋好，漏出來的煤氣，使我們不斷地頭疼。這蓋子是越來越壞了，最後簡直沒法開了。所以工作必須間斷，爐子也要停工了。

當法國人爬到爐頂上時，發現在爐頸處，平時用以抵抗爐料之打擊而保護爐牆的大鐵圈，現在發生了捲鐵的現象而翻向上方了。於是決定把支持這個鐵圈的大釘打斷，使鐵圈落下，我們開始在爐內加入礮石（譯註二），以便鐵工能鑽到爐身中去修理。但這時，在礮石下面的焦炭，必須依舊繼續燃燒，因為，要是把爐火熄滅的話，那就等於要使這個鼓風爐毀滅了（譯註三）。當爐中的礮石已加到相當多時，就用一個鐵梯子下到爐子裏邊，同時還弄一條繩子將進爐修理的人週身捆妥，當他在爐內受不住熱力及氣體的蒸毒時，就要將其拖出爐外。

這時候，要有一個人先爬進去才行。法國人命令工人們爬，可是沒一個人願意，在沒有別人先作驗試之前，他們是都不敢去嘗試的。而法國人們呢，又不願意自己來作榜樣。

「上來呀，小夥子們，爬進去呀！」監工的耶比索夫喊着。

但是工人們都不動。

「我知道，有一個人可以幹這個事情。」耶比索夫說：「找柯魯比揚諾克來。」

在第盧文科夫加，他就知道我了，還勸我做「冒失鬼」呢。

「走，到爐子頂上去吧。」有人告訴我說：「耶比索夫喊你去哩。」

爬上爐頂了。

那比索夫帶我到這個工廠底管理主任莫里爾那裏說：

「這就是年輕的柯魯包夫，他願意爬進爐子裏去。」

莫里爾向我看了看說：

「你願意下爐子裏去嗎？」

「要我到那兒幹什麼呢？」

「只要你在那兒停留一分鐘。」

莫里爾說着蹣跚的俄國話。

那比索夫向我解釋，說是要我把爐內的鹽砂鋪平，我向爐筒身中看了看，好奇心被引起了。因為我還沒有進到任何爐子裏去過呢。

「好吧，我試一試看。」

我把鏟子扔了下去，弄一條繩子縛在腰裏，然後向裏面爬將起來，剛剛下去不久，人們就開始喊叫了。

「爬出來吧。」

「少等一會兒，這裏並不壞呀，很涼爽呢。」我大聲地回答。

一點也不假呀，那熱氣逼得並不厲害，我只是覺着有溫暖的空氣從下面昇上來。我用鏟子平着鹽砂，同時向各處觀看。可是，他們又在上面喊了：

「爲什麼這樣久！出來吧！」

我覺得領班們有點惱了，隨即把鏟子放到一邊，爬了出來；人們不再害怕啦，繼續着爬了進去。我偶然讀到一張報紙，上面有一篇關於我的論文，說我被逼着爬進火勢威脅下的爐子裏。其實

，還是不對的，因為，我的爬進去，只是因了虛榮心和對於鼓風爐工作之興趣所驅使的原故。那一天，在我底生活上，却成爲一個轉捩點了。

當爐子又開工的時候，工頭走到我面前說：「你願意在渣子處工作嗎？」

去渣子處工作，和鮮紅的液體在一塊兒，是極其有趣的事，況且每天還有一盧布二十戈比克的工資呢。所以我馬上就同意了。

（譯註一）爐蓋——其作用在封閉爐口不使漏氣。礦石加於爐蓋之上，隔相當時期把爐蓋落下，礦石即可進入爐內，故當爐蓋不能落下時，礦石焦炭及石灰石便無從加入，爐子即有停工的危險。

（譯註二）此處加入礦石之目的，不在冶煉而在將上面鋪一層冷料，以便工人在上面工作。

（譯註三）爐裏的火是不能熄滅的。因為，停爐必須有停爐的步驟，否則即將發生嚴重之危險而將全廠毀滅。在開始停爐的時候，應先減少風量，再計算好爐料，恰好使一點鐵也不存於爐內，才算成功；否則，鐵汁凍結於爐內，會發生很大麻煩。

五

我在渣子處沒有工作得多久。這個工作是把鐵渣底液汁傾倒在一塊兒。在目前，這個工作使用的都是機器，而我們當時却必須用手來傾倒和翻扭渣子車。

有一回，在我傾倒渣子車的時候，發生了一個小爆炸，有些渣子飛到我底腿上，燒透了靴子和裹腿布。最初並不覺得什麼，但當那燒出的泡破爛時，却是極端疼痛的。

這是我第一次的被燒。有兩個禮拜，我不能工作了。可是這並沒能嚇住我，也不會改變我現在該

風爐上工作的熱心。我曉得，在其他工廠裏，一切老練的鼓風爐技工們，每人都是被燒過好些次的。有些在多斑的皮膚上，還留有多斑的創疤哩，人們決想不到，偶然碰到皮膚上的小圓鐵球，會能永遠地留在身上吧。除非他也被同樣地燒過，那他們是不會明白一個爐工的。我很怕像那些人們一樣，有創疤留到腿上去。

我復工不久，在我們底場子裏發生了一件偶然的事情。據鼓風爐工人們說，事情是這樣的：生鐵汗衝破了爐壁，泛流起來，順着溝道流滿了放在鐵軌上的渣子車；又泛流到路軌上，燒燬了中間的枕木。當它們略略冷一點時，却凝結到鐵軌上了。

充滿了鐵汗的渣子車，像燒滌青的大鍋一樣，是必須設法清除的。而那個充滿了漸漸冷下去的鐵汗的車子，恰巧就是我們底那個。我們弄許多土撒到上面，去減低他所放散的溫度。每當一鏟子土撒上去時，鐵汗便微微地閃動一下。後來，在土層上面，靠着車子底邊緣放了一塊板子。須要一個人跳上這塊板子，然後再把起重機底鋼繩縛到車子上去。可是沒有一個人敢去冒險嘗試啊——要是一失足，掉到鐵汗裏面，便連骨灰也不能留了。

那比索夫又想起我來了。

「等一會兒吧，我曉得有人能作這個的。」
我被叫去了。工場管理主任莫里爾問我：

「你能作嗎？」

我向板子上看一下，它已被燒得有點焦了；我又向人們看了看，青年人底不在乎勁又上來了。我

說：

「我能。」
我爬到渣子車上縛了繩子。

莫里爾高興了，把我叫到面前說：

「你願意去管理煤氣部分嗎？」

「這要看你的。」

「不，好好地告訴我，你願意這件工作嗎？」

「隨你底便呢。」

可是他離開我，一直等到我說：

「我幹。」

第二天，一位法國工頭羅吉優把我叫去了。

「柯魯包夫，你到前面去，在煤氣部分上工作吧。」他對我說。

我到了鄂斯塔科夫那裏，他是主管煤氣部分的工人，我在第盧茨科夫加時就曉得他的。他正在他底房子裏。

「你要做什麼？」他問。

「羅吉優派到我這裏來，同你一塊工作的。」

「走開吧，我這裏已經有一個人了。」

我離開啦，等弄明白之後，才知道是鄂斯塔科夫已經從他底村子裏請來了一個人，和他在一塊兒工作了。

我又回到渣子處工作去了。

過了幾天，工頭羅吉優遇到了我。

「爲什麼不到煤氣部分去工作呢？幹嗎還在這裏？」

「羅吉優先生，鄂斯塔科夫告訴我，說他已經有人了。」

「沒有關係，你現在跟我一塊兒去。」

羅吉俊找到了鄂斯塔科夫，對他嚷着說：「你爲什麼又叫他回去呢？」

「我已經有一個人正在這兒工作了。」

「叫你底人到渣子處工作去吧，使柯魯包夫在這裏！」

「可是，他懂得什麼呢？」

「他可以學呀！」

鄂斯塔科夫底人被叫出來送到渣子處工作去了。把我留在鄂斯塔科夫那裏。

他拿一個螺旋鉗向機器走去，我也拿起一個跟着他走。

他在工作了，我站到旁邊，不知道他作的是什麼。

「你爲什麼像綿羊一樣的站在那兒呢？」他惡狠狠地對我說。

「我不曉得怎麼作呀！」

「不曉得嗎？哼！……你這個傻蛋，就因爲你，我失掉了一個能够工作的人。」

「不過這也不能埋怨我呀，我並沒有要求派到這兒來！」

十二點鐘的時候，他派我到他家裏去替他取午餐。

我在他家裏見到了他底太太。

「伊夫奇，太科諾維奇說，你替他預備有午餐，要我給他拿去。」我告訴她。

「對的，我立刻就可以弄好了。」

我跑到附近的商店裏，買了一瓶白蘭地酒同飯一塊帶去。鄂斯塔科夫吃了個醉飽，他高興極了。

飯後，他開始把一切指示給我，我底精神也振奮起來啦。

我們一直幹到黃昏時分。在五點鐘的時候，父親同幾個朋友一塊來了，他告訴我應該去買一加侖

白蘭地和一桶「克瓦斯」帶到我們底住所去，用來慶祝我底事業的開始：接受這種禮教儀式，在我，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末次——因為這是一個傳統的習慣啊。

放工以後，我買好了各種東西。七點鐘時，父親回來了，同鄂斯塔科夫、那比索夫和別的幾個人一塊，我們把白蘭地酒和麥酒都喝完了，又去弄了桶麥酒來，因為大家還沒有喝够呢！鄂斯塔科夫對於他底工作十分通達，他教訓了我，指導了我，因此我永遠都是感激他的。他是極其嚴厲的，在發現你做錯了事情時，便立刻要打你的。可是我呢，却是工作得極勤謹的，對於事情也了解得極快。在他的領導下作了很短時間之後，他便讓我自個兒來管理機器了。他到爐子上或其他地方要去啦，我自己必須使出所有的伎倆來看管氣壓計，記下它的度數來，或者是管理開關；總而言之，我自己是我底指揮者。夜間，他睡在工作室裏，他有一種很巧妙的方法使自己得安逸過夜；他放一塊磚在自己底頭下，在需要開動總氣管的當兒，他一定會醒來，像誰用肘碰了他底肋肢一樣。他醒來了說：

「柯魯包夫，去把機器開開。」

又過了幾年，鄂斯塔科夫偶然不幸的被機車軋死了。

我從這個人那兒學到許多東西，他教導我清潔謹慎和確實。

在這個機器上，我又作有一年的樣子。一件重大的事情，在我底生活途程上發生了。

六

我開始同一個在我們鼓風爐上工作的朋友在一家吃飯了。

事情是這樣發生的。那時候，我底父親極喜歡喝得爛醉。因為他在當時老是極不快樂的原故。他已經在鼓風爐上工作了許多年了，他有着熟練的技巧，可以說是一個特出的才能。

當我們那個時候，在這個工廠裏，他恐怕要算是個赫赫有名的工人了，可是，在當時，人們常常是懷才不遇的。而我父親自己呢，又是一個倔強的人，常常同領班的爭吵，於是，便不能擢升了。他和許多在資本主義壓榨下的工人一樣，只會到白蘭地酒內去尋求安慰。他底第二次結婚，不惟沒有使他轉到好運上去，而且物質生活要比較以前更壞了。他底第二個太太，爲了那白蘭地酒，是可以和任何入匹配的。或者她也是想在痛飲中減少她底不幸吧。因此，她和我父親，把他們底工錢都消耗在喝酒上了。

有一次，他喝醉啦，在工作的當兒睡去；因此被開除了。在離開的時候，把我所有的東西都拿去了，大衣，靴子和整套的制服。比那還要多的，是他留下了八十盧布的債，要我還。他是一組工人裏的會計，那些錢都是他欠屠戶的。

我底朋友亞里西自己已有得住所。當我父親走後的時候，他請我到他家裏去。並且把我向他底太太奧加·米駁凡妮芙娜作了介紹。

「你說什麼呀！奧加，我們請柯魯比揚諾克一塊兒住嗎？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假若你願意的話，有甚麼不可以呢？」她重覆着。

他們問我不是願意。

「那麼，你們要多少錢呢？」我回他們。

「十盧布吧。」

「好，好，謝謝你們。」

我搬到他們那兒了。

奧加·米駁凡妮芙娜待我非常之好，而且對我有一種深切的了解。她是一個賢惠貞靜的女人，我漸漸地很歡喜她了。

我們一塊兒住了幾個月之後，她要離開這兒回去探望家鄉了。我們三個人——亞里西，她和我——會照了些像片。她把這些像片叫村裏的人們看。可是，沒一個人認識我了。我離開的時候還是個小孩子呢，而現在却變得很多了。

在奧加·米輦凡妮芙娜回來後不久，亞里西就害肺炎死了。

在亞里西住醫院的期間，有一回，一個女人來拜訪奧加·米輦凡妮芙娜，我們一塊坐下來吃茶，偶然奧加·米輦凡妮芙娜離開了這個房間一刻。

「要是亞里西死了，你願意同奧加結婚嗎？」那女人突然問我。

「當然啦，我很願意。」我開玩笑地回答。

我永沒有想到過亞里西會死掉的事，但是這事情却發生了，在入院後第十五天的時候，他就死了！

奧加·米輦凡妮芙娜到一個親戚家裏去了，把我一個人孤伶伶地留在那兒。

我開始考慮那偶然說出的話了，最後，決定向奧加·米輦凡妮芙娜求婚。固然她比我大了六歲，不是，我是極歡喜她的，因為她對一切人都很仁愛和親熱，所以每個人都尊敬她，歡喜她。在第一次結婚之後，她便不得不住在這樣的一個家庭裏了。在那裏，她底公公是這家庭中最討厭的傢伙，每當他要回家喝酒的時候，人們便都從那兒跑開了，只有奧加是唯一留下來的人。她必得替他脫靴子，泡茶，還得去替他弄點「克瓦斯」來。

她公公一定要說……

「某某人的孩子們都跑跑，只有這個是不害怕人的呀，雖然小，却是很可愛的。」

把這事精想了又想，決定了：別的我還等什麼呢？我永難找到比奧加更好的人啦。於是，拜託一個變方的朋友去問奧加是不是願意同我結婚。過了許久，沒有得到任何的回答。

有一次，我偶然看見她了，她是去給她表兄送飯。我站在爐子跟前，看着奧加從旁邊走過去了，她把眼睛避開了我這個方向。

「停一分鐘吧。」我向她喊叫。

她走回來站在我底面前。

「告訴我吧，奧加，」我說：「卡特林沒有從我這兒帶給你一個信嗎？」

「她帶了。」

「那麼，怎麼辦呢？你願意和我結婚嗎？」

「天曉得！我已經快要老了，而你却是這樣的年輕呢，這一層，你想到沒有？」

「一切事情我都考慮過了，你了解我，我也了解你。告訴我——是嗎？」

但是她沒有回答我。

黃昏時分，我去探望她，又談起了這個問題。

可是她很固執地說：

「對於你，我是太老了，我已經二十六歲啦。眼下我對於你還算很好，可是將來你要說：『誰願意叫這老女人來累贅我呢？』我是決不願意在忍氣吞聲裏討生活的呀。」

「決不會的，奧加，你永遠不會從我嘴裏聽到那些話的。」

她遲疑了好幾天，探問了她底親戚們底意見：最後，答允了。

有些人警告她說：

「你應該謹慎地選擇一下呀，米騷凡妮芙娜，你恐怕將要深深地後悔呢。你該知道他父親是什麼樣的人呢。」

「他父親是那樣，他却不是那樣。」她回答，「他既不喝酒，又不胡幹啊。」

當奧加·米轆凡妮芙娜同意給我結婚的時候，她按照禮節，給她母親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媽媽，我祝你平安，你希望我回家去；可是我就要同柯魯包夫家的孩子結婚了，請把你底恩賜送我吧。」

「一個樹木手杖，就是我底禮物了。」這便是她底回答。

她母親知道我父親是好喝酒的，就因了這個原故，沒有答允她。

我決定回故鄉一趟，去解決這一件大殺風景的事情。請了兩個禮拜不拿工資的假，起身向已經離開六年的村子進發了。我走進我們底小茅屋裏，沒有人認識我了；因為，我離開時還是一個小孩子呢，而回來時，却已成個大人了。並且還穿戴的很好：大衣，皮靴，橡皮鞋和手套。

當我告訴他們我是伊凡·范紐夏的時候，他們都熱烈地擁抱我，親我。我底婚事成了談話底主題。一個堂兄勸阻我不要同一個寡婦結婚。他斷言有許多漂亮的女孩子可以挑選。

我對這提議笑笑說：

「對的，有些人喜歡金髮白色的女郎，有些人喜歡褐髮的黑色女郎，興趣是不相同的呀。」

「范夏，你不要聽他們底話吧。」我伯母對我說：「要過奧加·米轆凡妮芙娜來，緊緊地擁抱着吧，像她那樣的女人，並不多見啊。」

第二天早晨，我騎馬到奧加底母親所住的村子裏去，想不到在那兒會碰到我舅舅了。我們買了些白蘭地酒，一塊到他家裏去，舅母不認識我了。

「這是誰？是政府的官員嗎？」她問他。

他一直默默不語，我也一直不告訴他是誰。等全家在一塊兒喝過酒，吃過麵包之後，舅父才又

問他底太太說：

「你曉得你是同誰在一塊兒吃酒嗎？」

「同一個官員。」

在她想着，每一個穿得闊的人，一定都是官員之類。

「哈哈，你將從這個官員身上，看到別的事情哩。」

「不要管別的吧，這究竟是誰呢？」

「這是伊凡，是你底親外甥啊！」

所有親戚家的人們，都認不出我底變了樣的像貌了。第二天，我去拜訪了奧加·米輟凡妮芙娜底母親。

我給她帶了許多禮物，對她談得很諛意。於是她漸漸地歡喜我了，她把她底恩賜給了我——交給一個小巧的聖像，和寫給她女兒的一封信。

我回到瑪克伊夫加去，把聖像和信件都交給奧加；第二天，我照常到煤氣部份工作去了。

在一九〇二年正月十三號，我們結了婚。我父親從第盧茨科夫加來參加了結婚典禮，他是在那兒開始工作了。賀客裏邊，有工頭羅吉優，那比索夫和鄂斯塔科夫；有在鼓風爐上工作的朋友們，還有奧加底親戚。我們舉行了一個很闊綽的婚禮。在那時，我大約積蓄有二百五十盧布的樣子，錢是不緊的東西呀。筵席是洽辦得很豐盛的，奧加·米輟凡妮芙娜做了一套新衣服，我們又買了一條新的氈子，和一個有彈簧的坐墊。

過了一個時期，我門底第一個兒子降生了。我門給他起名叫巴富爾。我底家庭生活，就算這樣的開始了。

就在此時，這個廠裏的第二爐也開工了。我被派到那裏去做一個煤氣部份的主管人；另外還給了一個助手。但是，不久，一個經濟危機襲來了。貨物都在倉庫裏堆積起來；於是，第二爐又關閉了；我再回到鄂斯塔科夫那裏去。

不過在第二年裏，那個爐子又開工了。總經理符爾坎伯格要我調到爐子上去學習爐工底工作。我很歡喜地抓住了這個機會。一個爐工的身份，是比工頭次一等的，他同時也就是自己的工頭。和在第盧茨科夫加一樣，所有的工頭都是些法國人。除掉一兩個以外，他們底態度都是和第盧茨科夫加的工頭們相同的。晚飯時，他們要了幾瓶麥酒，葡萄酒和白蘭地酒，把肚子灌得滿滿的之後，便伏在辦公室的桌子上，一直睡到天明。他們不管爐工們弄的是否得當，只是呼呼地睡着懶覺，對於鼓風爐，他們是不歡喜的呀！

我沒有長久作為爐工的機會。在一九〇三年九月裏，我要回去服兵役了。在新兵抽籤的時候，我抽了一個大的數字，沒選上，把期間延長了。我又回到瑪伊夫加去向符爾坎伯格報到，他非常客氣地招待了我。先笑笑說：

『看着吧，柯魯包夫，你將不再作爐工了，我想任命你當副工頭哩。』

事情來得這樣出乎意料之外，以致使我不知道該說什麼話好了。這裏是很難有一個俄國人能作到工頭或副工頭的身份；這些位置，都被外國人霸佔住哩。

在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我被任命為副工頭了。這在我底一生中，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提昇我作副工頭的是符爾坎伯格，這個頭目呀，是和別人不同的。我在他手下一直工作了八年，蒙受了他底教導，我自己以為是他底徒弟了，這就是為什麼我願意多告訴你一點關於他底事情的原故。

所有我們瑪克伊夫加的好處的爐工——蘇魯金、薩樂夫、維克萊契夫、安陶奚契金、馬林——都受過他底教導，都是他所訓練出來的人。

符爾坎伯格是從亞爾薩斯來的。在一九〇二年的時候，他大概已是五十歲了。他是一個身材矮胖而結實的人，步態很沉着，鬍鬚已帶着銀白色了。他同其他工頭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對工作的認真。

「一進到工場裏，他便會注意到那最小的最雜亂的地方，接着就要把那個爐工喊來問：『嗨，這裏來。看吧，這兒是一塊礦石，那兒又是一些碎鐵。你算什麼工人呢？我們從七百里外把礦砂運來，而你却把這些碎鐵摔去了。』」

他是會抽雪茄的。我還記得一件這樣的小事。他在袋子裏取出了一支雪茄，從火柴匣裏抽了一根洋火，向它默默地看了看又放進匣裏，却從地板上撿起一塊紙片來，放在燒紅了的鐵上。然後點着他底雪茄。

我問他說：

「符爾坎伯格先生，你為什麼把火柴抽出來又放進去，而在鐵上點了雪茄呢？」

他看了看我。

「你不明白嗎？嘿，一匣火柴值一戈比克呢，那是血汗錢啊；而那塊紙却正扔在地上呢。」

他對於廠中底事，也有着這同樣的見解，工人們都很敬佩他，因為他永不會揩油或偏向過他所寵愛的人們。他決不會把位置給與一個尚可疑惑的人去作，有人試摸着想去對他行賄賂，他却很坦白地拒絕了。

「我自己底已經足夠用啦。」他堅定地說：「而你們所贈送的却是你們所僅有的了。假若你們應當得到這位置的話，它一定會是你們的；可是，你們却不能從我這兒買去啊！」

的確是真的，一個有能力的人，很快地就被他提拔上去了。「勝任者昇，不勝任者降」——就是他底主張。

像這樣的頭目，在資本主義的環境裏，是很少有的。別的工作頭們，爲了私人底仇恨，便會使人降

毅，你若曾經對他抗辯過，或者不曾給他送過白蘭地酒，或者在星期日不去替他挖地，那你是永不會被擢昇的，一直到你明白了這些的時候。假若你對着工頭說了粗鹵話，或者任何人報告了你，說你在背後咒罵了他時，那他便會辭退你，或者是一見你就發脾氣，而且是沒有一個人敢出來主持公道的。我在像符爾坎伯格這樣的人手下工作，是很幸運的；要求雖然嚴格，却是很公平的；對於他，生處是一件神聖的事情啊。

他很嚴厲地要求着實行他底命令。他常常說：「不要用你們底聰明方法做事，却要拿我底笨方法去做。」有一回，鼓風爐停了火，在開工前必須要把風管換好才行。

「做一個新的風管裝上吧。」符爾坎伯格命令那機師說。

我有一個風管在閑放着，我偶然從那兒走過。那機師正在那兒做管子。我告訴他：

「我有一個舊的和這個一樣。」

「在那兒？給我們吧。」

我們試了一下，那管子還很合適。當我們裝好以後，符爾坎伯格來了。

「你爲什麼裝上個舊的風管呢？」他追問。

機師回答說：

「我正要去做管子哩，柯魯包夫告訴我他有一個舊的。」

「柯魯包夫在那兒，他給你下的命令嗎？」

他把我叫去了。

「誰給你的權勢，叫你來改變我底命令？」

「你不是告訴過我，做公家事的時候，也要像自己底一樣儉省嗎？假若舊管子好用的話，何必要再做一個新的呢？」我回答。

「那你也應該先問問我呀。我一下命令，是沒有人有權變更它的。」

我仔細的把這件事情想了。結果認為符爾坎伯格是對的。因為在鼓風爐上工作，是和上戰場一樣危險的；人們必須要有嚴格的訓練，要能遵守紀律和服從命令。當然啦，符爾坎伯格養資本家們服務，是幫齊他們利用工人的；可是，站在他自己底立場上說，他却是一個誠懇的職員啊！在另一方面說來，他教導了我們些事情，當工廠變成了我們底的時候，那却是於我們有利的。他使人們像注意自己底事情一樣去注意生產。

工人們應該永遠誠懇懇地工作，並且不能用欺詐和謊騙來獲取任何東西；這成爲我的一個不可變更的規律了。這種精神是我在年輕的時候就得到的。我時常憑着良心工作而且要求別人也這樣；雖然我明知道我們底工作是太辛苦，每天必須要繼續不斷地工作十二小時。就像我吧，當然已成爲副工頭了，可是一定要作得比別人更努力些才成。在一年半長時期內，我都是作的夜工，這是符爾坎伯格的命令啊，因爲他曉得法蘭西底工頭們好在夜裏睡覺。在這一年半裏，我沒有好好地睡過一夜。工頭瓦林，還給我兩個鐘頭的睡覺時間；可是在葉爾夫上任後，我就失掉這種幸福了，他一睡就是一個連夜，而我自己呢？却連一眼也不能睜。葉爾夫是一個昏頭和懶惰的傢伙，他空有着工頭的頭銜，實際的事情都是俄國人替他做的，在這個爐子上，他也是傀儡之類。

八

關於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事件，我是沒有多少可以談論的，因爲在那個時候，我還沒有任何的政治意見哩。

在我底緊鄰，住着一個剛從彼得堡來的人，他在煤廠裏當衛兵。他嘗試着給我們講解革命的意義

，手邊能得他告訴我們，彼得堡的工人正在選舉幹事，並且各工廠的幹事會都已組織好了。

「可是，我們爲什麼需要幹事呢？」我問他。

他告訴我們，必須要自己經營自己底工廠，必須要爭取八小時工作制和最高額的工資。可是，我不信每天只作八小時工的時候能會來到。至於工人們經營自己底工場和作坊的理想，在我看來，更是滑稽之談。

有時候，那個衛兵憤怒極了，說：

「你們這些傢伙，真算笨極了。你們底腦子好像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打動的了。」

可是，每天晚上他還是到各處去，盡可能地用他底最好的方法來解釋一切。雖然我還有點懷疑，可是已經開始明白；工人們有了自己底工場幹事，自己底委員和工會的時候，是要好得多的。我的太太奧加，米輟凡妮美娜以爲我應該幫助我手下的工人們。

「我們不能再這樣地壞下去了。」她堅決地說：「固然我們賺到錢了。可是，看看我們周圍的不幸和痛苦吧！」

關於將要起手的風聲，在工廠中流傳着。

「當別人都罷工的時候，我怎麼辦呢？」我問符爾坎伯格。

「假若他們把你從這兒趕出去了，你就停止工作，離開好啦。」他說：「你自己不要去和他們對敵。」

事情發生啦，機械工場裏的工人們先動手了。他們走來對我們大叫着說：

「每一個人都出來，離開這個門！」

符爾坎伯格大聲地說：

「先生們，讓我們把鐵針放出來吧；不然的話，鼓風爐將結成石炭呢！那樣以後，工人們再去工

作是很困難的呀。」

我們被允許放出生鐵。用黏土把風管底嘴塞住。並且把煤氣都放走，我們離開了。

第二天，工人們來了個示威遊行，我們幾千個瑪克伊夫加工人，沿着那些大街前進，都拿有一面紅旗子，上面寫着「勞動者們應該統治世界！」我同另外的幾個人，一塊兒走着，注視着旗上的那些字，並且不斷的想着：會有哥薩克或警察從某些角落裏竄出來，撕毀我們底旗子，衝散我們的行列的。

一點也不錯，停了不久，警察就從遊行隊底正面出現了；隊伍略微停了一下，隨即就把警察擠到一邊，又繼續進行了。我們一直向警察局走去。一個警官由正面來了，用很嚴厲的聲調講話。然而我們却大叫着：

「打倒警察，把你底帽子抓下來。」

警官被工人們圍了起來，他底臉色蒼白了，抓下了自己底帽子。我們唱了一隻革命的歌曲，又繼續前進了，一直穿過了法國人的居留地。

那些瑪克伊夫加鐵閘的人們，都在總經理底房子裏藏起來了。甚至從窗子裏裏看進去也看不見一件東西。我們從那兒平平安安地走了過去，連個扔下一塊石頭來的人也沒有，隨後，我們轉回城裏，各自回了各自底家。於是，我第一次想到，或者勞動者們真能統治世界吧。

後來，在市區中心開了一個露天大會，到會的人有好幾千。我也同他們一塊參加了。講演者們說，我們作了工，可是沒有得到一點東西；資本家利用了我們，從我們底勞力上剝削去巨大的利潤。革命將要消滅這種不平了。

我一心一意地聽着，只怕丟掉了一個字。

第一次的大會開到終了。一隊哥薩克兵會到會場上來過。軍官下令叫人們散開；可是，講演的

人向哥薩克施了點宣傳；結果，他們拒絕接受那軍官底驅散工人的命令。

可是，第二次開會就不同了，我們聽說有幾個哥薩克被捕了。全體的部隊又對俄皇作了一次効忠的宣誓。在這次訓斥之後，他們就開始用鞭打來驅散我們底每一個集會了。那時，我也挨了一下哥薩克底鞭子。

那個時候，帝國底統治者們，開始在各處撲滅革命運動了。在離我們不遠的高盧維加，工人們發生了流血的運動。一看到這，資本家們便不再作任何的讓步了。末了，我們被迫着復了工，所要求的事項，一點也沒有得到，在開爐的時候，我們很艱苦地工作着，法蘭西的工頭們却譏笑我們說：

「這就是你們底風潮呀！來吧，還是慢慢地談談火爐上底問題吧。」

從這次起事以後，管理者們更看不起工人了；我也被降成了一個爐工啦。

九

從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一年五年的五年裏，我都是做着一等爐工，對於作過副工頭的我，這是降級了。最初，我覺得很難堪。可是，不久就好了。對於這個能在爐前工作的機會，現在反而覺得很高興。要是沒有那些年的實際經驗的話，我將永不能成一個練達的爐工，也將永不能學會那冶鐵的技術了。看起來，我做個工頭似乎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們當爐工的人都知道，在這兒有許多工頭，只是掛個工頭底空名而已，而那些對於工作有真正研究的人們，却什麼頭銜也沒有。凡是沒有在爐子旁邊受過困苦工作底磨練的爐工們，是永不能被認為真正的工作底主人的。

爐心是鼓風爐最下的一層，在這裏裝置有風管，經過這個管子，熱風吹進爐子裏去，爐上也裝有出渣門和放鐵門，渣子和鐵各從門裏放出來。對工作說，爐心也是鼓風爐中最危險的部份。有時候，

爐子發出了破裂的現象，或者是風管脫掉了；那麼，熔化了的鐵汁和渣子，正燒着的焦炭和紅熱的灰塵就會噴向四面八方。在從前，常常有工人在這兒被鑿死。工人們必須像看珍寶一樣地來看守爐心，特別是那個放鐵門。

隔着指甲大小的玻璃，他可以看出爐中燃燒着的火勢。火焰是那樣的炫耀啊，只有經過藍色的眼鏡才可以看到它。你要是在眼鏡前面放一隻手的話，那光芒便會在你底手上跳躍——這是焦煤在旋風下的跳躍啊。

工作的人從這些藍色的玻璃外，窺察那些外行人所認為細微而莫明其妙的情形，可以用這些指示來進行他底工作，關於這些事情，都是我在爐心旁邊工作的幾年裏所學會的。在以前，爐工們和每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們，都是缺乏普通常識的。除了爐心以外，別的什麼也不知道。他們很少曉得管理煤氣部份，裝礦砂等工作，而且也全不注意牠們。自然啦，管理煤氣部份和運礦砂，說起來都是些另外的事情。不過爐子上的有秩序的工作，却都得依靠着它們。要是爐工們終天只是管着自己底爐心而想去改進事物的話，那不過是白白的糟蹋時間而已。

我很慶幸我自己，因為我已經有了煤氣部份上底工作經驗了，而且在我作副工頭的時候，我還去研究過工作上的各方面的情形。我對於與爐子工作有關的各種事情，都發生很大的興趣。在混亂的情況中，我能從很小的地方，尋找着困難底根本原因。時常跑去察看煤氣部份的工作，跑到礦砂場裏去，並且爬到爐子頂上干涉那裏的工作。決不會因為這些事情不是屬於我做的而發生一點紊亂。假若我覺得是對的或是錯失混亂的話，那便誰也阻止不了我的。我去對監工的或別的工頭，有時甚至和工程師們爭辯，但我一定是要達到我底目的的。站在一個老爐工底立場上說，我可以拿出下面的一點忠告來：不要把自己限制在一個小圈子裏吧，在困難的情形下，要尋找根源，要像一個好偵探一樣地追根究底。

可是，不論我如何的努力，都沒法永遠不使鐵汗把爐壁燒裂而泛流出來，和發生許多別的事變。在當時，我們瑪克伊夫加底爐子，是陳舊而極不可靠的。

有一次，我幾乎被燒死了，爐子發生了冷卻的現象，在燒過了，空着的地方底上邊，爐料發生了懸掛（譯註）。我想把那些已經難以流動的渣子放出來。用一根長的棒子「透着」它們。爐料突然「落下」來啦，生鐵汗和渣子從那些門裏和風管中流了出來；我被包圍在熔焰裏邊啦。我底衣服燒着了。再停一會，就要活活地被燒死。但是，符爾坎伯格救了我，他把我弄到一個沙堆上，用他底皮加克打滅了火焰。其他的朋友們也都衝到，抓下了我正在燃燒着的衣服。

逃出了這厲害的火災。可是，脊背頸項和雙手都被燒焦了，一直躺了兩個多月才能起來，但在走路的時候還得綁着細帶。鐵星子鑽進我的皮膚中，而且留在那兒了。甚至到今天，在我底皮膚和雙手的肌肉裏，還可以感覺到那些圓圓的，像豌豆一樣的鐵屑底硬塊呢。

在那些創傷治好以後，每當看到或摸到那些皮膚層下的鐵屑底藍印時——沒有不是自覺得意的。有時，我讓我底孩子們也知道這件事情。這是一張證書啊；它證明着我是一個真正的爐工。我可以看得出來，同伴對我更爲尊敬了。把我看成一個懂得鼓風爐工作是個什麼樣子的人了。我自己也覺得，在這一行裏，我是一個有研究的人。

（譯註）懸掛——是鼓風爐工作中的一種相當嚴重的意外事件。

10

一九一一年，第三爐在瑪克伊夫加開工了。一個新的支柱被補充了進去，並且派我作爲工頭。最

於被昇為正式的了。俄國人作工頭的事，在瑪克伊夫加，這還算是第一次呢。

關於那個時候的事情，我有什麼可說的呢？因為很少有值得記憶的好事啊。不錯，我當時拿着很多的薪水，還給了一座兩個房間的屋子；並且在住着辦公處底僱工們的老房子裏，還有一個鍋灶。可是，我却沒有真正地安然享受過呀，我底良心常常在麻煩着我呢。

這裏放着許多難題！我愛好我底爐子上的工作，我要在爐子上工作得比別的都好，一切事情都要比在法國人指揮下的進行得順利。要是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就一連幾夜不睡覺地計劃着，直到每一件事情都能正規地進行為止。要是爐子底工作沒有成就的話，我便成天留在那兒，檢查着是否有東西弄錯了位置。每一種響聲，每一次敲打，都在注意之列：昨天還沒有轟響的地方，今天却有了，是為什麼呢？在別人都找不出毛病的地方，我能够追究出困難底原因來，並改正它們，這是我非常高興的事；這是一個覺出自己底力量和技能的人底高興啊！至於那些使鼓風爐工作發生困難的原因呢，有許多都是所有專家們所不能解決的，除非他能够尋求最微小的事物。

有一次，爐子壞啦，所生出的鐵質很壞，這是什麼原故呢？一件件的東西都矯正過了——沒有好。我幾夜都睡不着地想着這件事情，可是還弄不明白究竟是什麼壞了。在最後，原因被很簡單地找出來。在推車斗的工人中，有兩個是很要好的朋友。每一個車斗裏，恰巧載重五普特（譯註一），而裝料每循環一次（譯註二）的時候，便要附帶着加進五普特的銹礦。可是堆積銹礦的地方，離爐子相當遠，推起來的確是一件苦事，尤其是在夜間。小孩子們使用了如下的方法：其中的一個小孩，在已經稱過銹礦之後，便先藏在車廂裏，另外的那個小孩，便把那車銹礦再推到稱房裏去過磅。過磅的人，一稱好是五磅便不管了。天是正在黑沉沉的夜裏，人們都像是想睡的樣子，所以小孩子們底計策很容易成功。我發現了他們底詭計，爲了這欺騙的行爲，小孩子們是應該受處罰的。我把這個事情告訴了我底女人，她勸我放鬆他們。我也又把這件事情想了想：這兒的人，像曳東西的動物一樣，天天

都要拉十二個鐘頭，每次都要曳一百多普特，當然他們要想出法子，來減輕他們底辛勞，求得一點休息啦。可是，從另一方面說，我不能讓他們這樣的逃脫呀；因為，鼓風爐是靠著工人的，現在讓他們欺哄了，或是輕易放過了這些事情；那麼，此後一點較難的事情你就別想了。鼓風爐中的工作也永不會好啦。

這就是使我苦惱底根源啊。

現在，我們當工頭的人，對於這是很容易解決的了。因為工廠是屬於人民的，即如我嚴格和苛求一點的話，也不是為着我們所服務的資本案，而只是為着國家，為着人民啊！現在，每一個人都知道，一個好的勞動者就是一個誠實的真正的好人，而懶傢伙是不好的啊。可是，在那個時候，這些事情，却不能容易地看到。在先前的日子裏，我能够很容易地變成一個把工人底皮都剝掉的工頭，有時候，我想着我是變得很苛刻冷酷和無情了，可是，我底奧加·米契妮芙娜却常常喚醒了我底良心，她是我底一個道德上的拯救者啊，她不允許我對人太殘酷了。我自己由於能幹和對工作熱愛而成為工頭了，現在指揮着別的人，強迫他們去工作，處罰和訓誡他們。而有些人呢，却設法減少工作，設法逃避那許多可厭的艱苦的工作；這究竟是誰對呢？我呢，他們呢？我都想不出來啊。

我在宗教裏邊得到解決了。在瑪克伊夫加成立了一個浸禮會，我開始同着我底親戚和朋友安爾奚與金去參加他們底集會聽他們的傳道了。當他們說：一切人都是兄弟啊，人們應當互相親愛呀的時候，我被感動了。在他們的影響下，我發誓不吸煙了。可是，我並不是一個宗教狂啊，我被浸禮會所吸引的原故，是爲了他們幫助着我保存了仁慈，把握了良心，使我沒有像其他許多的工頭一樣，變作一個殘酷的野獸。

自然啦，我現在真正知道那些都是偽善，並且，我可能變成一個蒙着羊皮的狼哩——有些浸禮會員們是如此的——可是在那個時候我所生出的信念與真誠，和我女人對我的影響是同樣大的。我試摸



着尋我適當的機會去同工人們接近：這樣，他們便可以服從我而不怨恨我了。

有幾次，我捉住幾個犯過的人，我自然是有權力報告到經理處的。不過我終究想了又想——爲什麼要奪去一個入底生活鬥路呢？自己喊叫他一頓，以後對於事情更加注意一點就算了。

此後，我保守着一個定則，就是：決不欺騙工人們。

舉例說吧，要是這兒有了意外或緊急的事情時，我一定要去告訴工人們：「好吧，小伙子們哪，你們在這兒多停留一會吧。隨後，你們可以多休息兩個鐘頭。」

假若他們相信你的話，那他們便可以替你盡力地工作。對於一個俄羅斯人，只要你不欺騙他，或者能適當地接近他，那他是連山都可以搬走的。假若你今天沒有機會使他們休息的話，那可以解釋明白：「休息的事，今天是辦不到了，我一定讓你們在明天休息好了。」——實踐了你底約言。於是下一次工人們對於你的幫助，就會像你所要求於他們的二樣。

或者是有了罰金問題時，我當工頭的人，是有權處理的；我找出幾個疏忽的工人順序追問：

「你們爲什麼不照着我底話作呢？我要罰錢了……」

「伊凡。格里高黎維奇呀，饒了我吧，我錯了！」

我曉得，一虛布對於一個工人的確是個很大的數目啊。

「可以的，不過不要讓我再捉住你啦。」

要是一個人還繼續着懶惰和敷衍的話，我是一定不再饒恕他的。在這兒，我決不管是否朋友或同村的人。工人們都曉得，要是柯魯包夫處罰了某人的話，一定沒有什麼私人底怨恨，而是他應得的；因此，我被人們尊敬着。

我有許多朋友。我是大約兩打左右的瑪克伊夫加的鼓風爐工人們底孩子底教父（譯註三）。不過最親密的朋友却只有很小的一羣，大約是六個或七個俄國工頭和一等爐工吧。在每年聖誕節假期的時

候，我們總有幾次聚會，還帶着我們底女人，吃喝過了東西之後，便坐下來談論事情，我們底話題只有一個：就是工作！我們敘述着在爐子上的各種各樣的風波；討論着誰工作得最好，誰修機件修得最快。誰是最靈巧和最好的爐工，有些時候，討論熱烈得幾乎要發作起來。這是一羣熱愛他們底工作的人啊。

不過在那個時候，最好的工人和工頭，在工廠中就不見得是最被崇敬的人，我們永不會夢想過，報紙上的文章有寫關於這些人們底事情的。恰相反的是，當了一個工頭的我，在這住着幾千工人的瑪克伊夫加城裏，却時常感到孤獨。對於工人們說，工頭是一個上司，而經理部的人們却非常輕視他，待他和待一個窩着每天的麵包而曳拉的苦工一樣。有時，我到技師們底家中去拜訪；我從來沒有能够比他們底僕人更接近他們一點。任何的辦事員都把自己看成了上層份子，而把工頭當作下層的人。法蘭西人們，也有着同樣的界線，一個法國的技師或僱員，永不把一個法國底工頭招待到他底椅子上去。

在那個時候，我們一個人會想像得到：有一天，一個勞動者會變成一個最有榮譽的人，會拿着他們底像片來裝飾街道，會獲得最高級的獎賞或被選為國家底要員的。

要不是革命推翻了舊世界底根子的話，那我活在世界上，將永遠只是一個無名的瑪克伊夫加的工頭了。

(譯註一) 普特——俄國度量衡名，每普特約合中國二十七斤。

(譯註二) 進大料——每進大料一次就是循環一次。

(譯註三) 教父——他的責任是：除了在小孩子受洗禮時給他起個教名而外，並代其父母擔保此兒之宗教教育。

在一九一三年的時候，我已經有三個男孩子了。巴富爾是一九〇二年生的；尼古拉伊是一九〇五年生的；艾拉是一九一〇年生的。還有兩個女孩子叫做瑪露霞和梨拉，不過都是在很小的時候便死了。我底女兒珂拉維達，是以後在一九一六年才生的。

當我昇成工頭的時候，我去向工場管理主任，法國人伊斯特，要一座兩個房間的房子；因為一直到那個時候，我們還只住着一間房子呢。

「好的，好的；可以給你。」他說。

過了很長的時間，伊斯特顯然是忘掉了他所答允的話了。有一次，他趕着馬車從我底房子旁邊走過，我跑到大路上去叫住了他。

「伊斯特先生，請來看看我底房子裏是多麼的擠呀。我有一大羣孩子，大的已經十一歲了。還擠在一間房子裏，是不好的啊。」

他又答應了一次，並且還把它記在日記本子上。

又過了一個多月，還是沒有什麼結果。

關於房子的事，我第三次去找他了。

「爲什麼又來了呢？你還沒有弄到它嗎？我立刻就辦！」

他又記到他底日記本子上去了。

一禮拜兩禮拜地過去了，可是房子却沒有一點消息。

我又第四次去找他了。

「伊斯特先生哪，我極不願意來麻煩你呀！可是，什麼時候才能給我一所屋子呢？」
「你還沒有弄到嗎？」

就是那樣，最後我終算弄到了一座兩個房間的屋子。可是我不能够耐煩的話，恐怕什麼也得不到啦。我底個性就是這樣的，假若我們想做個什麼的話，我一定要盡力去做，一直到成功爲止。

當我教育我底孩子們的時候，也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在瑪克伊夫加，我們有一個私立學校。入學的兒童都是工廠要員，辦事員，富商和包工者們底兒子。中間是連一個工人底孩子也沒有的。

我打算把我的孩子也安置到這個學校裏去讀書，奧加·米轅凡妮芙娜是更堅持着這樣的主張。

「這些年來，你已經折斷你底脊骨了，」她說，「還願意叫我們底孩子們也再忍受這同樣的命運嗎？假若我們能給他們受點教育的話，他們底生活是會好一點的。否則，當他們長大的時候，可以問我們質問：「爸爸，你賺了許多錢，是可以給我們一個受教育的機會的，你們爲什麼沒有給呢？」那並不難啊，難嗎？」

我想了我小時候所經歷的苦楚生活，隨即就同意了牠。

這個學校底董事兼校長，是一個馬龍茨夫人，他先前曾經在軍隊上服過務，當過軍官；現在仍然穿着軍官的制服。梳着後攏頭，把鬍髭捲得像威廉大帝一樣；在他發怒的時候，頭髮會全體都直豎起來。

我去到那個學校裏，向守門的人問明了校長底名字，族姓和辦公的地方。敲了敲門之後，我就進去了。

「早安，亞歷山大·尼古拉伊維奇。」
「早安，你要作什麼呢？」

「我想叫我底兒子來進你的學校。」

「你是從那兒來的？」

「從普通會社工廠來的。」

「你在那兒幹的什麼職務？」

「我是個鼓風爐間底工頭。」

他皺了皺眉頭，直接了當地說：

「我這兒沒有空位置。」

「亞歷山大。尼古拉伊維奇，你或者能給我一個吧。」

「他住過什麼學校？」

「還是蒙章呢！」

「不，不成！」

「亞歷山大。尼古拉伊維奇呀，你不能慈悲慈悲嗎？……」

「我告訴過你，我這兒沒有位置。」

我收回了我底話，點頭回家了。

在場裏，我請求工場管理主任伊斯特幫助我。他給那個馬龍茨夫寫了一張便條裝在信封裏邊交給我，接着我又去同副主任談了談。他是一個俄國的技師，名叫潘尼夫；我知道他底孩子們都在那個學校裏。

潘尼夫允許我向校長說一說。

過了幾天，他把我叫去了。

「關於你底孩子底事，我已經說過了，你去校長那兒看看吧。」

我又二次去訪問那個馬龍茨夫了，還帶着裝有伊斯特底條子的信。

「這是帶給你的呀，亞歷山大。尼古拉伊維奇。慈悲點吧，你或者可以找一個位置吧？」

「你曉得那些條件嗎？」

「什麼條件呢？」

「你必須出許多錢啊！」

「多少？」

「一年一百五十個盧布。還有這孩子底制服、大衣、工作服和帽子。」

「要是必須這樣的話，我一定辦到它們，並交付一切所需要的東西。」

就是這樣的，巴富爾在瑪克伊夫加進學校了。在當時，那兒叫做高級學校

第二年，尼古拉伊讀完了初級小學校。我女人對我說：

「尼古拉伊也需要到高級學校去上了啊！」

「讓他停一停吧，他是太小了。」

當時，他的確很小。而且供養兩個學生也有點困難。我每個月雖然也拿到一百多盧布。可是總覺得不够支配。每個時間都是把錢花在巴富爾底學費上的，我自己花費得很少。不管在什麼時候，我都很容易發脾氣，這就是使我發脾氣的原因哪。假若我發怒了的話，無論什麼都亂了起來，除非是有錢用了。這便是為什麼在革命以前我常常為一個戈比克打着算盤的原故。這便是為什麼我必須向每一個辦事員，甚至是最底的一個，卑躬屈膝的原故。現在，事情完全不同了。革命之後，我底性情也變好了，因為我不再缺錢用啦。

可是，奧加·米輦凡妮芙娜堅持着她底主張。

「去進行吧，把考拉（原註）也送進高等學校吧。」

尼古拉伊自己也向我請求着，我決定去同那初級小學的先生談一談，看把尼古拉伊送往高等學校裏去是不是嫌太小。

「伊凡·格里高黎維奇啊。」先生對我說：「你底孩子或者是嫌小一點，可是他却是很用功的啊。要是再在初級讀一年的話，無論如何對於他是不壞的。」

我回到家裏對他說：

「尼古拉伊呀，你注意吧，先生說你要上高級學校的話，是嫌太小了。再去初級裏讀一年去，到時候再看吧。」

「你是想叫我在初級學校裏一直讀到結婚的時候吧！」尼古拉伊憤怒地叫喊着。這些話一直到現在我們全家人都還記得呢。

「可是，他們不收你啊！」

「他們收！」

「你爲什麼不同他一塊到那兒去走一趟呢？」奧加·米駁凡妮芙娜提議。

我擺脫不了啦，一定得帶着尼古拉伊到那學校裏去走一趟了。

我叫尼古拉伊留在走廊上，獨自走到馬龍茨夫那兒去。

「你好吧，亞歷山大·尼古拉伊維奇；我又要來向你求個情了。」

「什麼事呢？」

「我還有一個孩子，發發慈悲，讓他也進你底學校吧。他雖然很小，但並不是個壞學生呢。」

「他在那兒？」

「在外面走廊上。」

「叫他進來。」

尼古拉伊進來了。

「我底孩子呀，你嫌太小了。」校長看看他說。

尼古拉伊是很膽小的。因為急於想上學，以致於哭了起來。可是他說：

「你爲什麼不考我一下呢？」

「好的，好的，我就給你個試驗吧。可是，不要再哭了。」

他測驗他底算學，給他一點東西叫他寫。考試完了，說：

「不錯，叫他進來吧。你底大孩子讀得很好。我們希望這個還能同他一樣。」

我謝謝他說：

「好吧，我想尼古拉伊是會作一個好學生的。」

那些孩子們，在早年都是被他們底母親與加。米駿凡妮美娜所撫養大的。她把她底誠實，和善和仁慈，以及爲正義而奮鬥的精神都教給了他們。我很少有時間來顧到他們。每個工作日我都要作十二小時的工，而且我還得早點去接班，去看看各種各樣事物是不是都合規則。放工的時候也得晚一點走。必須等白天的工作報告交過以後才能離開，所以我的空間，是只能夠作爲回家睡覺用的。不過有些時候我也停來聽聽孩子們談論學校裏的事情。

我還記得有一次的談話：

「昨天哪，薩賓鼎玩了一套把戲，」巴雷爾給我們說：「當先生正在黑板前面講書時，他弄了一

片紙，團成一個小球，在上面吐些唾沫，隨後用橡皮帶把它彈到先生底頸後邊。」

薩賓鼎在瑪克伊夫加是一個出名的脚色，他有一座帽店。在這個學校裏邊，有許多有錢人家底孩子。巴提曼諾夫包攬了所有的肉類和臘腸的買賣；麵包製造者庫卡潤科供給着所有居民底麵包；潘奚伏洛夫是賣雜貨布匹和成衣的。他們底孩子們在學校裏都是些最大的壞蛋。

我聽完了巴富爾底故事，還告訴他說：

『注意吧，孩子！你可不要玩那一套啊。如果薩賓鼎要被捉住了的話，他的父親一定會去辯駁這些事情的。必要時，他可以用一百或二百盧布去行個賄賂便了事了。而要是你這樣做呢？是一定要被毫無動靜地開除的。我可沒有錢來買通你們底先生啊！就是去求情，也是沒有人理的。你們必須好好地讀書啊，因為我把苦心勞力得來的血汗錢都給你們作學費了。假若他們開除了你，你可往那兒去呢？到工廠去作小工嗎？那你就得拿着鏟子挖掘了。我雖然不認識幾個字，但還能算成個工頭，而你呢，或者一輩子也不會擺弄吧？』

我底孩子們也知道這一層；並且都讀得很好。在我把孩子們安置到學校裏以後，有幾個工人底孩子也被收下了。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底孩子們讀得很好，而有錢人們底孩子們却是一羣最壞的學生。

（原註）考拉——是艾拉底暱稱。

一一一

一九一七年二月裏，我們聽說關於革命的事情了。我還記得，當時我值的是夜班。在工作場裏，有些人小聲談論着說彼得格勒發生革命了。

早晨，有人送了一個電報來，說是政府人員被逮捕啦，皇帝讓了位啦。我們召集了個示威遊行，繳了警察們底槍械。我永遠忘不掉那第一次的集會呀！談論着自由，談論着八小時工作制；講演者們說：工人們在社會上變成最尊貴的了；並且我們底生活將是和平和自由的啦。

我目瞪口呆地站在那兒聽。還私自想着：『我們底面前放着多麼好的日子啊。』四周揚溢着歌聲『友情，熱愛和自由』；我覺得渾身都發燒了。在世界上，我們畢竟有看到幸福的日子的一天了

啊？

不過，當時在不同的黨派間發生鬥爭了。到此時，我才第一次認識布爾塞維克黨。布爾塞維克黨人說臨時政府走錯了路線。就是工農們對於戰爭應該有個同一的結果；要自己拿到政權；趕走資本家，並且宣佈工場作坊礦山和土地底所有權屬於人民。

孟塞維克們說，要是沒有了資本家，那我們是什麼也幹不成的。孟塞維克們要從台子上推倒布爾塞維克底講演者，而布爾塞維克們卻不會被推倒，在這些爭論之中，我分不出誰是誰非了；可是我看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工場裏底工作一天更壞起來了。紀律非常地鬆弛，工人成天去集合，去參加大會，什麼也勸不住他們。我知道，每一個人都想自由地呼吸，都想把那命中注定的整年壓在自己身上的重担卸下；可是鼓風爐沒人管了，鐵汁也不流了。我很發愁。這一切將領導向什麼地方去呢？這些怎樣才能到頭呢？我又記起符爾坎伯格底話來：「你們還沒有得到真正的革命哩……」

鼓風爐上的工人，在工場裏吸着烟或談着閒話；混過了一點鐘或是兩點鐘，可是沒有一個人想到爐子上去。法國人變得非常沉默了。只是走來看看，却不敢發命令。

「小夥子們，我們去工作吧；無論怎樣，沒有工作世界是不能進步的！」

「喂，現在我們正進步得很快呢！」

我們先停開了第一爐，接着是別的爐子。在十二月，偉大的社會革命勝利之後，管理部出了一道命令把工廠停閉了。每個人都被辭退啦。事情竟到了這樣的地步，爐子並沒有壞，可是已經沒有人參加工作了。

我們回到家裏，對家中的人說了工廠停閉的事。可是，無論如何，孩子們所上的學校還仍舊在維持着。

許多工人都跑到鄉裏去啦。那時在瑪克伊夫加附近發生着巨大的戰鬥；而且市鎮是被自衛軍佔領

着的。我們決定等一下子。一個月過去了，工場還在停着。我暗自想着：假若事情再像這樣下去的話，不久我們就要挨餓了。人們風傳着：在鄉裏，地主底田地和牲口都被分了。我同我的女人商量了一下，決定我先到故鄉去看一看那兒是個什麼樣子。萬一瑪克伊夫加底局勢再壞了下去的話，我可以把全家搬回那兒去住。我們把傢具賣了一部分——衣架、食櫥、床、還有些聖像。那聖像是很貴重的，帶着銀的框子——我女人是很喜歡聖像的。我賣掉了它們，從那時候起，便停止了祈禱，我在一九一八年二月裏，離開了瑪克伊夫加。

二三

這一趟行程是非常困難的。鐵路被破壞了，每一站都要等很長的時間。兵士們從前線回來了。在重要的轉車處都派有赤衛軍；並且在夜裏還可以聽到來復槍的聲音。最後，我達到目的地了。我一下火車便踏進那狂暴的風雪裏了。往我們村裏去的，大約有八輛馬車。一到曠野裏邊，我們便迷失在風雪當中，很難找到路走，路盡被大雪蓋住啦！我們時時迷失在路底外面。坐在車上，我自己想着：我們生活在俄國，也就像在這曠野裏一樣啊；我們看不到前面的路徑，一錯了軌轍，便要迷失啦。用了種種方法，在黃昏時分算把車子趕到村裏了。在我親戚家裏過了夜；早晨，向我岳母所住的村裏走去。

我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對我說：

「搬到村裏來吧，我們可以給你田地和牲口，經營你自己底田園呀。」

「好的，不過先得讓我看看想一想再說。」我回答。

在我去拜訪我底岳母那天，正在把地主們底豬啦、小牛啦等財產分給農民們哩；我便去看是怎

麼樣攪的。那地方擠滿了人，劇烈地喊叫着。假若某人已有不少的牲口了，他還得多要一點；而得少的人，更是要拚命地吵鬧。東西的分配是由投票決定的，可是人們却仍是那樣的騷動，有時候甚至吵鬧起來。每一個人都是盡可能地往自己底手裏抓。

這種貪婪和爭吵，使我非常討厭。我注意地看了農民們底生活，還是和我小時離開村子的時候差不多。許多小茅屋裏的爐灶上，仍是沒有烟囪的。農夫們住着骯髒的地方，吃飯是一個碟子，沒有洗過的水湯杓放在棹子上。所有的人都可以拿着用。婦女們在家裏做着艱苦的工作。一到春天，情形還要壞些；每一個人都必得工作，甚至是十來歲的小孩子也不能例外。孩子們並沒有讀書的地方。不成啊，這樣的村莊是不能使我歡喜的啊。

帶着一顆沉重的心，我又向瑪克伊夫加出發了。

在回去的路上，仍然是困難的，從哈克科夫起，我便很危險地貼依在車子底窗框上。用很大的力氣，十分艱難地向裏邊擠着。地方是很窄狹的。空氣污濁而沉悶，有人甚至大叫着：「把窗子打碎吧，給我們一點空氣！」

我女人很掛慮我，她生怕我被人家殺了。我回家時她幫着我洗澡，把食櫃裏的東西都拿來叫我吃。並且問我：

「那兒的情形怎麼樣呢？」

「我們不管用什麼樣的過法都可以，就是破滅和死亡了也好，可是決不能到那兒去住。」我說。

「爲什麼？」

我把在那村子裏所看到的事情告訴了她。我不願意到我底田地裏去耕作。工廠裏的生活比較着使我歡喜一點。在工廠裏，只須我一個人工作，全家的人都可以安然過活，我底女人和孩子們都不必下田地裏去工作。在鄉村裏，人們不洗澡也不梳頭，讓他們底鬚髮蔓延着長到腰裏去。但是，最重要的

事情，却是在這討我底孩子們沒有讀書的機會；而我底目的却在能給與他們一種教育。我想着：我自己一輩子牛馬樣地工作着，要是不給孩子們一點教育的話，同樣的命運也要留給他們的。我是沒有學問的人，太太也一樣！能叫孩子也還再過這樣的傻瓜生活嗎？雖然工廠停了，可是學校裏還能繼續讀書呀！

況且，一個人總是希望着難以想望到的事情的。我總想着我們底爐子就會再開工的。我閒遊着到工廠裏去，那兒冷靜得使人戰慄。很小的一點聲音，掉下一塊磚頭或是烏鴉啼叫一聲，都會使我感到害怕。我走去看那冰冷的爐子；心中想着：這一切能夠就這樣長久地下去嗎？喂，沒有了我們底煉鐵爐，俄國底一切都將無法存在了！不，這不可能的；它總有一天會開工的！

我和我底妻子都決定這樣，不管是發生了甚麼事情，我們是決不離開瑪克伊夫加的。

一四

的確不錯，在一九一八年二月裏，我被叫到鼓風爐間底副管理主任潘尼夫那裏了。

「好呀，柯魯包夫，」他說：「明天來報到吧，我們想把一號爐開工了。」
我是非常高興的。

在當時，頓州的哥薩克統制着瑪克伊夫加；全體法蘭西的管理員都留在任上。法國人辦理着開工的事情。我在前面已經提到過的那個葉爾夫，被任為總工頭了。這時候，他也僅僅是個空名而已；在實際上，一切事情都是我辦的。我們底工作十分費力；因為當停工的時候，爐子都仍舊在燃燒着，並沒有照着正規的辦法去停火或清除過。我們必得把堆在這裏的灰土清除一下；這不是一個火爐啊，每一個鼓風爐裏，大約都能運出十五車灰塵。經過了許多的困難，到底才開了兩個爐子，第三個還是不

能同時開工。

一九一八年四月裏，傳來了一個風聲，說德國人離我們這裏不遠了。最初，大家都不相信；可是，有一天在這個工廠裏停下了一列專車，所有的法國人，都坐到上邊開走了。只有一個叫做普陶包包夫的股東被留下來作爲唯一的負責人。

可是，這兩個鼓風爐還在繼續開着。在法國人逃走了之後，我忽然成爲鼓風爐間底總工頭了。是辦公處有一道對於這件事的命令呢？還是潘尼夫直接告訴我，叫我作總工頭呢？我已經記不清楚了。從那個時候起，二十多年來，我一直在瑪克伊夫加作着這個事體。不錯，有一個時期我會經降過級；可是，那是後來的事。

在四月底，德軍佔領了瑪克伊夫加。這裏沒有廠長，也不知道工廠究竟是屬於誰的了。五月裏，出了一張佈告，工廠停工了。工人都被辭退了。

工廠底門又毫不留情地關閉起來啦。我們失業了。現在幹什麼呢？不管怎麼着，我們總得生活呀。在那個時候，一切的錢幣都通用了——帝國底紙幣，克蘭斯克底盧布，烏克蘭底「卡寶萬次」和德國底馬克。人們都三五成羣地到鄉下買穀物去了。在每一個站上，烏克蘭底「葛達馬克」（譯註一）都派有崗哨監視着，不准人們帶走穀物。我們必須把它們裝在車上拉着走，還想出各種各樣的計策來。

有人說德國軍隊不受賄賂。可是，我所知道的却不同，因爲我會經有過一次領教的機會。我們在烏克蘭諾維加買到了些糧食：怎麼往車站上送和裝上車子呢？我們試探着問德國的衛兵：

「我們可以裝運小麥嗎？」

「不成！」

可是，在我給了他們十個馬克之後就「可以」了。

另外一回，我們十個人買了二百普特小麥。在一個小的聯絡站上裝了車，那裏是沒有軍隊的。我們知道，在半路上，在卡普林諾地方，『葛達馬克』將要搜查每一個車輛並充公所有的穀物。因此我們把攔糧食的車子密封起來，坐到另外一個車子上。在卡普林諾，一個德軍的下士走到我們底車子上來，看了那個封條，搖搖頭，便到別的車子上去了。我們同着這封了的车子，安安穩穩地達到了瑪克伊夫加。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裏，白衛軍又乘機奪取了瑪克伊夫加底政權。戰火燃燒在城垣底周圍。白衛軍們逮捕和槍殺着工人。我底孩子巴富爾很巧妙地逃脫了逮捕。事情是這樣發生的：在瑪克伊夫加時常有布爾塞維克底宣言出現。有一天早晨，一張傳單貼在鼓風爐間裏，恰巧巴富爾同着一羣工人從這兒走過；他停下來對着別人讀了這個傳單，隨即就走了。那時候他只有十七歲，不過却是個誠懇的孩子。他在學校裏是學生會底主席。在我們家裏，他表示了對於布爾塞維克的信仰。在那個時候，他很想成爲一個作家，在一本厚厚的記事冊裏，把他底論文和對於生活底見解都寫了進去。就在他大聲地讀了傳單的那一天黃昏，突然有人敲起門來。我開了門，在門口站的是些白衛軍，一個軍官和兩個哥薩克。

「柯魯包夫是住在這兒嗎？」

「是的，你們要幹什麼呢？」

「我們要找你底兒子巴富爾。」

「他不在家。」

「我們等一等。同時，我們要搜查一下找找證據。」

我把我底鄰居們喊了進來，搜查便開始了。足足搜查有三個鐘頭，翻遍了我們底每一件東西；看

個寒戰。不過他只是抖了抖，看看沒有東西掉出來，隨即就又放到褲子上了。

大約在夜裏一點鐘的時候，巴富爾走進來了。

「那是誰？」

「我底孩子巴富爾。」

「啊，那好！讓我們看看你把傳單藏在那兒？」

巴富爾向他底記事冊上看了一眼，我看他底臉色變成蒼白的了。

「我沒有什麼傳單。」他回答。

「你贊成什麼黨？」

我沒給巴富爾一個回話的機會。

「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能會入什麼黨派嗎？」

「你雖是他底父親，可是你不會知道他幹的什麼！小夥子啊，你所貼起的傳單是從那兒來的呢。」

「我沒有貼呀，我只是唸一唸便走開了。」

「下一次可不准唸它啦，不然的話，我們一定會叫你知道我們底手段呢！」

他們要是捉走他的話，恐怕已經被處死刑了。白衛軍們到處槍殺人民，並不必經過審判。在春天，雪慢慢地融化了。孩子們在田野裏玩耍的時候，常常看見從地面上露出來一隻手或一隻腳。到處都有許多尸首堆積在淺淺的墳墓裏邊。

；那年冬天，我有一個機會去親自領略了白衛軍們底殘暴行爲了；到今天，我一回想起這些事情來，還是沒有不戰抖的。潘尼夫要我到阿左夫去押運替我們工人運糧的車子。一輛火車是用工廠裏底車皮和車頭裝成的。在我們到阿左夫的時候，地上結着很厚的冰霜。我們底車子正向停車處開動，我突然

看到一個奇怪的事情。好像是一羣羊臥在海（譯註二）邊上。牠們究竟是什麼呢？這樣冷的天氣怎麼會偶然有一羣羊呢？我問了那開車的人。他告訴我：那些並不是羊，只是些被俘虜的紅軍底屍體。他又告訴我：俘虜們一被送到軍營裏去，是一定要死的。全營裏的人都會發狂地糟蹋他們；既不給他們麵包吃，又不給他們水喝，我自己親自看過他們熱烈地砥着雪。有許多爲死人而挖成的壕溝；這些都是犯人們在白衛軍底監視下自己挖成的。死人們都被提着雙腳堆在那溝子裏。有人告訴我說：有些時候人們是被活埋的，在夜裏他們還能從墳墓裏爬出來哩。看着這一切的一切，我想要立刻離開阿左夫。我不能稱他叫阿左夫啊，只能喊它叫死城！

當我們在車站上把穀子裝車的時候，到了一隊俘虜，有一個車裏邊放滿了尸首；他們像木柴一樣的被堆在那裏。在那些死人裏邊，我還能回想起那個黑色捲髮的漂亮的小夥子呢。

一九一九年五月，紅軍趕走了白衛軍。我們像對救主一樣地歡迎他們。但在這個時候，紅軍還不能長久地停留在瑪克伊夫加。他們仍然是很弱的，並且無政府主義者底領袖馬哈奴底周圍都變成白衛軍了：紅軍只得退却啦。

許多少年人們都同紅軍一塊去了；我底巴富爾也是一個。當紅軍在瑪克伊夫加駐的時候，在共產主義者青年團的組織上，他是一個活躍的腳色，並且是一個著名的布爾塞維克底信仰者。

我們認爲他應該離開這個惡劣的環境，回到我們的故鄉奧勒爾省去；等到把白衛軍從頓河流域趕走的時候再回來。

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裏，我們得知紅軍又進攻了。他們已經克復了克哈科夫，並且離我們這兒一步步地近了。

在十二月二十四號，聖誕節的前夜裏，所有留存在瑪克伊夫加的工人們，都被召集到辦公處去。要叫第二天到車站上去挖戰壕，用來防禦紅軍。

我們在離開的時候，心裏都想着：我們那兒也不去，我們要藏進工廠底地道裏。在那兒，官員們是找不到我們的。可是，並不需要躲藏啊；第二天早晨，當我起身之後，情形都變了，白衛軍已經不在瑪克伊夫加啦。過了一天，紅軍開進城裏了。這才是人們底真正的假日啊！在所有工人們底家裏，紅軍們像極尊貴的賓客一樣，被招待着。人們都爲着被從白軍的統治下救出來而歡喜。

幾個工頭和爐工們，大家聚在一塊來歡迎這蘇維埃政權下的新年——一九二〇——了。我們爲工廠能早日開工而舉杯慶祝。

（譯註一）葛達馬克——是社會民主黨右派畢特柳爾底部隊名稱，蘇俄內戰時，曾經勾結德國，作反烏克蘭蘇維埃政權的活動。

（譯註二）此處係指阿夫一黨而言。

一五

的確不錯，頃刻之間就有一個鼓風爐宣佈開工了，又作起爐工頭啦。籌備了很長的時間：僱用工人，備着礦砂和焦炭，修理所有的鍋爐和機件。開爐那天是一個很偉大的日子呀。在爐子旁邊開了一個會，樂器在吹打着；不論如何，老工人們都被拉着當司祭人了。因此，在我們底鑄造廠裏也舉行了一個敬堂的儀式。同時，爐子旁邊也進行了一個集會。但是不久之後，我們底爐子又不得不停工了。在頓河流域經濟破產得如此的厲害；甚至連一個爐子所用的焦炭也不够了。只有一個馬丁爐和鋼板廠還仍然開着工。不過那兒沒有我們鼓風爐工人可作的工作。於是我把舊時的爐工們組成了一個「技工組」，去修理和裝置所有的機件：煤氣機，汽輪，唧筒和這一類的東西。當穀子運到的時候，我們便都去搬運它；並督着作各種緊急的事情。

有一次那個工廠裏唯一的起重機翻倒在鐵軌上了，我被叫去啦。

「柯魯包夫同志，你底組員們能把這起重機架起嗎？」

「爲什麼不能呢？我們什麼事情都能做。」技師們預算着這件事情得做十天至二十天。接着他們底計劃，還得在起重機上搭起個架子；並且還得裝個滑車哩。這件事情與我們在八天之內完成，而且每天的報酬是五磅麵包。我考察了一番，同意了。在離起重機不遠的地方有一大堆廢鋼。我決定從這一個小小的包子上拉起一條繩子。

在我們剛開始工作的當兒，監工的來了，說：

「伊凡，格里高黎維奇呀，請你把這件事情弄快一點吧。」

「假若我們做得太快的話，你不生氣嗎？」

「沒有關係，越快越好！」

代替着八天的工作，我們在八點鐘內就把這起重機架起了。

在黃昏的時候，我們每一個人都帶着一袋子麵包回家了。工廠裏底人們埋怨起來啦，「爲什麼柯魯包夫底「技工組」弄那麼多的麵包呢？」可是經理告訴他們說：「他們作得那樣的迅速，除了感謝他們底能力和技巧外，我仍不得不給與他們已經說好的八天的報酬啊。」

這一件意外的事情，使我們「技工組」底名譽傳遍了整個的工廠。

凡有東西發生故障的時候，我們就被叫去了。每一件事情我們都試着去做，而且常常是成功的。不管如何，生活總是困難的啊。在一九二一年，糧食更缺乏啦。有時候一直等一兩個禮拜，工人們還是連一點麵包也得不到。

我們又行到鄉裏去弄糧食了。

我還能記得到塔山省去的那一次。我們是三個人——一個同場的伙伴，我，還有我底第二個孩子

尼古拉伊。我們帶着些東西去換糧食——被單子，襯衣和一條襯子。我們乘坐在車頂上或緩衝器（譯註）上。車頭是那樣的沒勁啊，它連列車都拉不上坡。乘客們都必須爬下來幫着推車。

最後，當我們達到杜林斯卡亞車站時，我從車頂上所看到的境地，是一幅奇怪的景色。在道路底一邊，一切東西都被燒光了，連土地也都燒成灰黑色，真是一個怕人的景象啊。而另一邊却被小麥、向日葵和別的穀類滿滿地覆蓋着。

我們想要到烏茲諾維加村去。那兒離車站大約二十五公里。並且這一段是步行的。

我們很快地就把東西換掉了，但是得到的代價很少，大概有十二普特糧食。我對我底朋友說：

「咱們在這村子裏找點工作吧。或者可以多得一點糧食。」

他同意了。

我們走遍了全村。每到一個小屋旁邊都停下來問那些農夫們，是不是有工作要我們作？在一家院子裏看到一個正用打穀棒打穀的農夫，我們便走到他跟前說：

「讓我們替你打穀子吧。」

「謝謝你，我們底人手已經够啦。」

我們又往前走着。在一個小屋旁邊，看到一個農夫在：

「朋友，請問你是不是有工作要做呢？」

「你們能做什么事呢？」

「你想叫做什么都可以。」

「我要挖一個地窟，你們能挖嗎？」

我向來不會見過地窟，可是我立刻答應道：

「當然啦！」

他懷疑地望望我說：

「夥計們，先到我鄰居那裏去看看吧，他有一個地窟，恰恰和我所要的相同。」

我們走到那兒去看了看那個地窟。這是一件精細的工作。像挖地道一樣，只是少個第二道門罷了；上面，有一條從土中挖成的台階引下去。我們問那農夫願意出多少代價，十二普特。這已經是很高的代價了。

「以前，他這件工作費了多少天呢？」

「十八天。」

「你不要說了。」

聽到這，我幾乎要用低低的喉音說，假如這件事情叫有經驗的人做起來十八天才可以完工，那麼，我們究竟需要多少天呢？

我們回到那座小屋裏了。

「現在，你們願意做嗎？」

「願意。」

「你們要多少代價呢？」

我們告訴他，別人都出二十五普特，我們也要同樣的數目。

「不能啊，朋友們！那能要那麼多呢？我出十二普特。」

我們開始講價錢了，可是他咬定了他底十二普特，無論怎麼着都不能使他讓步。就這樣吧，我們決定了。第二天早晨，我們開工了。那些挖別的地窟的工人們，都圍上來看我們了。他們一曉得十二普特糧食我們就同意的時候，都想著我們是傻子，起初我們工作得很笨。他們勸告我們說：

「你們要得在這兒挖一個月呢。」

「不單緊，我們還要比你們這些傢伙早完工哩。」我回答，這並不是我自己相信真能這樣。而只不過在鼓起自己底精神罷了。

「沒有這回事，這土地是太堅硬了。不能很快地作完啊。」隨後，他們就離開了。

我們辛辛苦苦地工作着。的確是困難啊；土質堅硬得鋤頭一動也動不了它，我們開始用斧子了，可是它底用處也不大。不久之後，鋤頭和斧子都弄鈍了。我拿着它們到鐵匠那兒去磨。當時，我看到了個尖嘴鶴，立時明白那才是我們正需要的東西哩。

我向那鄉村鐵匠要了一個尖嘴鶴和一個大鎚。把這些傢伙帶到工作地點，我們決定像在工場裏一樣，一個人揀着尖嘴鶴，另一個人用大鎚來打。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很會輪大鎚的，所以工作進行得很好。當我們完全打好了一層土的時候，精神提起來了。有一羣小孩子，整天聚攏來圍着我們。我常常喜歡同他們談話的，而且這個事情恰巧也是小孩子們所喜歡的。有的帶來點糖水，有的帶來點西瓜，以致我們連喝開水的機會也沒有了。三天之內我們完成了那個地窟，得到了十二普特糧食。別的曾經憐惜過我們的人們，都不能相信他們底眼睛了。

「你們這叫什麼工人呢？我們得挖十八天的工作，而你們三天便完成了。」

在作完了這個事情之後，我們又跑着找更多的工作去了。我們挖了別的一個地窟，還替人家剝蘆。在一個禮拜的時間內，我們便賺得了三十普特糧食。我們是很有運氣的呢。

決定要回家了。我去找送我們到車站上去的馬車。農人們向我們每一個人要三普特穀子。一總九普特啊！不幹，這在瑪克伊夫加算是個很大的財產呢。

我們到第一次替他挖地窟的農夫那裏，請求把我們送到車站上。

「沒有工夫」，他很簡截地回答。

「我們可以替你做點事情。」

「夥計們，假若你們能替我用土舖兩座房子底地板的話，那便可以。」

「你不是發昏嗎？」我問他。

「隨你們底便，不成的話我不送你們。」

這時候，我們也只得同意了。在我們動工挖土的當兒，又有成羣的小孩子，像小馬一樣地圍着我們亂竄。

「你們曾經替你們底媽媽碎過土吧？」我問他們。

「幹過！」

「你們或者會幫幫我們底忙吧。」他們大約有二十個的樣子。立刻，四十隻腳都來踐踏那土塊了。我們挖的都不够他們踩。

在三點鐘的時候，一個小孩子來喊我們吃飯了，可是我們告訴他：

「少等一會兒，我們馬上把這弄完了就去。」

他走開了，過了五分鐘，那農夫自己來啦。

「你們真會弄完嗎？不可能吧！」

來。他去察看了。他顯然疑惑我們或者沒把事情弄得好。他考察和試驗了每個地方，但是找不出毛病。在吃過飯之後，他送我們到車站上去了。

頭牛。在那幾年裏，我們在瑪克伊夫加工作的工人們，都變成一半的農夫了。我用十普特糧食換來了一

在從前的住宅區裏，一羣牛，大約有三百五十頭之多。每當黃昏時分牠們從牧場上回來的時候，

都要從街道裏過；牠們底叫聲，使我們覺得好像住在鄉下似的。我們也買了一羣種牛，還養了豬和雞，栽種着紅薯，還種過兩季雀麥。在那幾年裏是沒有布袋用的——布袋都用來做成褲子了——我們收來的麥子，都堆在房子底右角裏。

在那幾年裏，出現了許多流浪兒和叫化子。我女人向來是不會使他們空空過去的。

有幾次，我爲這件事責備過她。

「妳這是幹什麼呢？我辛辛苦苦地掙來了麵包，妳却把它們捨棄掉了。妳能把他們養活得完嗎？」

「當我看到一個人在餓着的時候，我不能拒絕他呀。」

「妳說得對，不過要是把妳所給出去的加到一塊來，大概要够我們過幾個月哩。」

「當人們都餓死的時候，我們也死吧。」她回答說：「你不能把麵包囤積到死過之後啊。我們能活多久，就讓別人也活多久吧。」

她不僅是爲自己底生活打算，而且常常在替別人打算着。她希望看着每一個人都是快樂的。

「我要是有學問的話，我一定要做個共產黨員。」她說。

她把地底愛憐人們的脾氣，遺傳給她底兒子們了。他們從我所得到的的是對工作和事業的熱愛及管理事物的能力；而從他們底母親所得到的呢，却是偉大的仁慈。

我們就這樣地一直過到一九二四年。工廠停着工；有一個時期，我很難使精神和肉體保持一致了。在一九二四年春天，傳說有一個鼓風爐要開了。而且是巴丁來作總工程師的。

（譯註）緩衝器——內部裝有發條的有彈性的器具，裝置在車台底前後，以緩和火車車輛之衝突等事。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七號，在偉大社會主義革命底七週年紀念裏，爐子開工了。

這個，對於我們底家庭，和對於其他瑪克伊夫加工人們一樣，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可以對於我個人呢，它所帶來的却有件不大高興的事。因為巴丁使我從總工頭上降級了。

事情是這樣的：我們瑪克伊夫加工人都知道巴丁是著名的鼓風爐工人庫拉科底學生，庫拉科辦有一個牢固組合訓練所，「庫拉科組員」們時常是集體工作的，假若庫拉科訓練所裏有一個技師作了某工廠底廠長或總工程師約話，他便要帶去一羣「庫拉科組員」：技師、繪圖師、機工、工頭，甚至還有爐工。在大革命之前，他們就學會操作許多設備了，有些是瑪克伊夫加工人們所不曉得的。到經濟恐慌那年，我們爐子關門的時節，我旅行到葉奈契夫去參觀他們底工作。那時候，頓內茨境內開着工的化鐵爐也只有葉奈契夫的一個。就是在那裏，有一個時期工人們的繼續維持也是十分困難的，有效的工作更談不到啦。不管如何，那兒的爐子是用機械裝料的，放渣時也不用手工而是用的泥鎗。我們對那些工具很發生興趣。但我覺得它們對於一個好的爐工，並不算什麼特別的困難。我觀察着那兒的東西，心裏暗自想着：我有兩天就可以學會開動這個泥鎗了，並且能運用得同葉奈契夫的工人們一樣的好。

在我們底爐子籌備開工的期間，把從前在葉奈契夫用的泥鎗裝置起來了。還有許多別的設備，因為那個廠子在一九二四年已經停工了。但帶來的可並不止這些設備啊；巴丁還帶來了他底「庫拉科組員」，裏面有一個總工頭。

巴丁把我叫他底辦公室裏，通知我：

「注意吧，伊凡·格里高黎維奇。我想把事情編組一下；使我們底爐子每天可以生產一二、〇〇

○齊特的生鐵……」

「我希望弄一四、〇〇〇磅呢。」

「等一等吧，我從葉奈契夫請來了一個總工頭和幾個工頭，他們是很曉得我底希望的。先讓他們來作；同時，你去管理礦砂工作場吧。」

「伊凡·潘夫洛維奇呀，我將工作得比你們那任何個工頭都好哩。」

「不要覺得不高興吧。我曉得你是明白這個事情的。我們並不要減少你底薪水呀！」

「不，伊凡·潘夫洛維奇，我並不覺得不高興。」

可是他突然回答我說：

「就照着我說的辦去，以後我們再看吧。」

兩個禮拜過去了，我們廠裏有一個用鼓風爐煤氣發動的馬達，他供給着全廠中所需要的動力：而鼓風爐底風管却時常被燒壞，而且必須有一個時候把它換掉。這樣就得把爐子停止一會兒，但在停爐時，煤氣不能供給發動機。這就要使全場都得停止工作了。爲了換風管會就誤半點有時甚至於一點鐘，因爲有許多事情並不會上軌道，並且在紀律方面也極不嚴格。

有一次，我看見巴丁同着工廠主任走到爐邊來了，我到他跟前說：

「伊凡·潘夫洛維奇，什麼時候我才能再到爐子上工作呢？」

「等一等吧，伊凡·格里高黎維奇，讓我們把事情整頓一下子。……然後我再答覆你底問題。」

「我會比別人整頓得更好哩。」

巴丁從他那嚴密的鬚鬚樣的睫毛下邊，帶着諷刺地看我一眼，說：

「你能不用停止爐子就換好風管嗎？」

他所提出的問題，一直被認爲是一個不可能的工作。不停止爐子，就表示仍舊要鼓風進去：而條

如果在爐子上開一個出口的話，這些風一定要在極大的壓力之下衝了出來的。因此，在換風管的時候，烟和燃燒的細塵，便會噴放到外面來。我向來沒聽說過能够開着爐子來更換風管的事情。

巴丁接着又說：

「每停一次爐子，就要損失五萬盧布。伊凡·裕里高黎維奇啊，假若你能不停爐子就換掉風管的話，那你的同伴們一定能分更多的紅利了。」可是，在這樣的事件上，紅利對於我却是個小事，只是那想顯顯手段去作別人不能作的事情的野心使我不加考慮地說：

「我可以作，伊凡·潘夫洛維奇。」

他很注意地看看我，隨即發出命令叫我作夜班工頭，並且給我一種權力，任我挑選作這件事情的工人。

好像不曾見過這爐子一次似的，我在它旁邊站一站，然後繞着它走了很久很久。隨即去找了那些最好的瑪克伊夫加的爐工，他們都是同我肩靠着肩工作了二十年的同伴，我們仔細地談了談，考查了每一個設備，先預備好各種東西，於是決定要着手進行這件試驗了。

當那風管燒壞了的時候，我把風壓計降低到二十公分，使爐子保持着輕微的進行。隨即下令停止一分鐘，剎那之間新管子便裝上了。停止的時間是如此的短，以致那煤氣機連喘個氣的工夫也沒有，我們便又供給了鼓風，煤氣又沿着那些總管子衝進了。

早晨，巴丁來看我們來了。

「好嗎？你們成功了嗎？」他問。

「我們弄過啦。」

「你們沒有使全場停工嗎？」

「難道你還不曉得嗎？」

「這件工作做得多好呀！伊凡·格里高黎維奇，用同樣的精神繼續着幹吧！」
當了不多時間的領班工頭，我又被巴丁提升為總工頭了。這件事情說明了我們瑪克伊夫加工人辦事並不比「庫拉科組員」們壞些。

一七

在恢復工作的頭幾年裏，工頭們底下都有一個困難的事實。

在我們需要忠實的勞動者和想恢復勞動規律的時候，工人們都把我看作是些想在工場中建立舊秩序的以往資本家底走狗。

那些管過十二小時工作制的酸辛，受過資本家底重壓，但同時也學會了工作和紀律的熟練工人們，留在場子裏的已經很少了。現在大多數都是剛剛來自鄉村裏的新工人。我們同他們有很多很多的爭吵。下面就是那個時期內的幾個例子。

我到爐子邊去，工頭正在叫工人們集合起來去放鐵的。我看見幾個想要逃避工作的人。一個跑去喝水去了；別的呢，也都藏得看不見啦，工頭還在繼續向他們哀求着，好像他們是些美麗的少婦似的。

我問那工頭：

「你忘掉怎麼命令工人做事了嗎？你沒有聲音了嗎？」

接着，我轉向那些工人們：

「注意吧，小夥子們，你們要是不願意幹的話，就立刻算賬吧，沒有誰強把你們留在這裏，更沒有誰願意跪下來要求你們工作呀。」

他們叫喊着回答。

「你想想這算什麼呢？還是舊的制度嗎？」

「制度是新的，可是你們必須工作，沒有一個不工作就生存的制度，否則，首先我們就得挨餓呀。」

那工頭看着我，輕輕地笑了。

「好啊，伊凡·格里高黎維奇，我看你也在向他們哀求啦。」

我忿怒得非常的厲害，可是僅只吐了一口唾沫便走開了，什麼事情也沒做成，我每天都得乞求着，爭吵着。

又一次，我在早晨五點鐘的時候去了，那正是夜班收工的前一點鐘。我看到有一個人不在了。

「這個人那兒去了？」我問。

「他去給我們登記去了。」

「爲什麼在前一點鐘就去呢，誰叫他這樣作的？」

「噯，是我們叫他去的。」

爲了避免到辦公室裏去登記的麻煩，工人們可以派一個人去作這件事情；其餘的在笛子響過以後，就可以從最近便的路上回家了，在那個時候，工廠四週的籬笆都被拆破了，你可以從任何地方走過去。

我等候着那個人，並且覺得我是非常忿怒了。

最後，他來了。

「我去登記去啦。」

「誰允許你停下你底工作的？」

「這與你有什麼相干？」

「當你被詢問的時候，就回答吧。誰允許你離開你底工作呢？」

「不要吵吧，爲什麼要這樣的大驚小怪呢？」

「我是決不再喊叫啦。從明天起，你不要再在爐旁工作了，你得推礦砂去。」

「我不能去。」

「一定的，你得去。」

「咱們等着看吧！」

「咱們看吧！」

在夜班報到之後，我派另外一個人去代替了那個爐工；可是他又到爐邊來了。

「你來這兒幹什麼呢？」

「這干你什麼呢？我願意在我底老地方工作哩！」

「不成，你不能了；已經有人來頂替你這一腳了。」

「我決不能離開。」

「隨你底便吧，這件事需要十個人作，這兒已經有十個人了，你是第十一個呀，是沒有誰會給你工資的。」

「那麼，我應該到那兒去呢？」

「推礦砂去。」

「我不願意當腳夫。」

「那已經够你的啦。」

我走開了，停一會，那十個人統統跑到我底小屋裏來了，大叫着說：假若我趕掉了這個爐工，那

他們便都不幹了。

可是，我並不怕這種威脅，我想在必要的時候，我可以把舊日的瑪克伊夫加工人請兩三個來，並且我們可以作完這十個人的事情哩。

因此，我很堅決地對他們說：

「你們不願意工作，好得很！你們都可以離開這個場子。」

他們仍然站在一個地方繼續不斷地叫着。我開始對他們一個一個地詢問：

「你願意工作嗎？」

「不。」

「那麼，去吧；我給你開一個離場的通行證。」

我又問一個：

「你願意工作嗎？」

「我不願意。」

「走開吧……」

他們看出我不是開玩笑的啦，所以第四個或第五個都回答說：

「我願意。」

「到爐子上去吧。」

結果，都回去工作啦，被我降級為轉運夫的爐工，一個兒留着。

「你願意幹什麼呢？你願意工作嗎？」

「當個轉運夫，我決不幹！」

「你要是不願意的話，就不必幹啦；我是替你打算的。」

他威嚇我了：

「好！好！等着吧。我看看你還能保全你底位置吧。」

他到各處告狀去了：到同業工會那兒，到廠長那兒，還到巴丁那兒，有幾天，我被傳到各處去，可是我仍堅持着我底理由。

「我不要他在爐子上工作，我們不需要破壞者啊。」

巴丁也是贊助我的，末了，那個人跑到場裏來說：

「伊凡·格里高黎維奇，原諒我吧，我以為一個人還能像一九一七年樣的做許多事情呢！現在，我承認我底錯誤了，讓我到爐子上去工作吧。」

「好的，你既然承認改變你的路線了，那麼再回到你底位置上去吧。」

我時常堅持着這種規則，就是：當工人們承認了錯誤時，就不再處罰他了，假如你想開除一個人，那是很容易的；要想對他發脾氣，那是更容易的了，不過，這都是最後的手段啊——你應該設法去感化並改正那個人才對。

有幾次，工人們在這個大爐子上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了，必須把他們派到另外一個正準備開工的爐子上去。於是就發生了爭執，你命令他去，他偏偏不去。

「夥計們！我們在這兒沒有一點事做，而他們渾身上下都忙不過來，爲什麼不去幫幫他們底忙呢？這是對的嗎？沒有一個主人肯那樣幹吧！」

「放下那主子們底繩索吧！很早以前我們就把舊的主子趕掉啦。」

「可是，你們不是這工廠的主人嗎？」

「我要你們這個場子幹什麼呢？我來這兒是想賺幾個錢買雙長統靴和件皮大衣哩。我不需要你們這工廠。」

「假設你有了這個工廠的話，你願意留下一個懶惰的工人嗎？我看你不會吧，你一定要對他發火，並且連一片麵包皮也不會給他哩。那麼，我們也要對你發脾氣了。你這樣遊手好閒，是賺不到一雙鞋子和一件衣服的。」

可是，有些工人對我吵起來哩：

「你又想恢復舊的制度啦。」

甚至在開會的時候，也有人叫我做「舊制度」，而且還大喊着：「他又想剝削工人，把他趕出工廠去！」

但是，我常常是被那些誠懇的工人們擁護着的，並且巴丁在我底背後也說：

「假若柯魯包夫要求你們作什麼的話，那就是我要求他的原故。他專愛護這個工廠的。」

不過，事情還依然是很困難的。

勞動的紀律慢慢地建立起來了，黨底組織上，每年都更有力量地來解決問題啦，要是沒有共產黨和誠實的工人們底支持，我們當工頭的人，是什麼事情也作不好的。甚至連瑪克伊夫加職工聯合會也有變故，曾經有很長時期，它底羽翼下都存在着破壞者。在職工聯合會的職員裏邊，有一個很想玩弄點聰明手腕的人。他同着一羣失意的工人到我這兒來，他們都咎責着我。當別人走開了，只剩下我倆的時候，他說：「伊凡·格里高黎維奇呀！我們將用下面的方法進行事體了。倘若你還堅持着你底路綫的話；我責備了你，請你不要見怪吧。我要照着計劃做了，那是我底責任啊。」

我生氣了。

「這樣一來，你可以在工人面前討好啦，可以叫他們想着我是個壞蛋啦，是不是？我却一點也不怕你呀，因為我底行為都是誠懇的。工人們要是應當受罰的話，我一定要斥責他，對他發脾氣；可是，我永遠不會為一點事情而挑剔過任何人的。而你才是應該首先被趕出工廠的人哩。」

不管人們如何努力地打擊我底路線，都沒有有一點關係，我堅持着它，要求誠懇的工作和一個愛護生產的態度。我對任何人都沒有寬恕過，不管是否朋友、親戚、共產黨員、或非黨員，時日長久了終於指示出，我是對的了。現在，每一個人都知道黨和斯大林同志要求我們從良心上誠懇地工作了，要求有嚴格的勞動紀律了。

一八

一九二七年，一個新的鼓風爐在瑪克伊夫加開始動工建造了。這個爐子當時將是蘇聯最大的一個，而且完全是用機器開動的。當那個時候，M. V. 羅果夫茨夫來代替巴丁作總工程師了。他是巴丁底朋友，也是庫拉科底學生。我們爐子裏底經理克慈門科也是庫拉科底學生。

還是在巴丁底時代，就開始談及這個爐子了。「庫拉科組員們」，有一個流傳得很久的好習慣——就是：他們不管在那兒工作，總想按照着庫拉科底設計造一座鼓風爐。庫拉科自己設計了好幾個用機器工作的爐子；可是他從來不會建築過一個可以完全把他底理想包括起來的爐子。他是一九二〇年死的，被活到看着我們底工業底發展。

他底到瑪克伊夫加的學生們，決定要實現庫拉科所教導他們的東西了。他們決定要建造一個爐子，這爐子底樣式是全國所不會知道的。有最大的容量，有機械進料的設備，還有倉庫，自動秤，鑄模機等以及這一類的東西。這樣的爐子現在已經不稀奇了，在麥吉奈托戈斯克，庫茨尼斯克，瑪克伊夫加和瑞波羅西斯退爾或其他的工作廠裏，都可以看到它們。可是在那個時候呢，類似這樣的鼓風爐，只有在美國才能够建造。

我記得有一次羅果夫茨夫在鑄造所裏碰到了我，洋洋得意地對我說：

「伊凡·格里高黎維奇呀，美國擲到那兒去了呢，你知道嗎？擲到瑪克伊夫加啦！我們將造一個全蘇聯最大的爐子了。不久之後我們就不必再往美國去啦，而且美國還要到我們這兒來啦。我們底爐子一定要比美國底還大呢。」

這個爐子並非照着美國人原有的藍圖設計的。即令是很小的零件也都是新的。這個廠子底經理克慈門科領導着工作。普通的工作還是由羅果夫茨夫指揮的。

克慈門科常常叫我到他的辦公室裏去，羅果夫茨夫也同樣地到那兒去，他們詢問我對於各種問題的意見，因為他們知道我是有很多實際經驗的。我也同樣地對於這建造爐子的事情思索着。當爐子修正的當兒，我時常爬到裏面去，研究着那些燒過的地方。同一個探險者一樣，一個爐工可以由於火色的紋痕知道許多東西。

甚至還在那事之前，關於爐子，我已經得到些創見了，有許多改良的地方；而現在呢，我們在辦公室裏的討論，用得着我底腦子來工作了。我們討論着怎樣能把那風管造得最好，討論着關於設計水套（譯註）的事，討論着用那一種泥槍最合適，最穩當。克慈門科和羅果夫茨夫對於我底有些提議是贊成的。在我們建造了幾個爐子之後，我有許多提議，甚至和他們底設計都相同了。所以，我可以很得意地說：在建設於瑪克伊夫加的蘇聯底第一個使用機器的鼓風爐裏；不僅只是「庫拉科底」，而且還有一點「柯魯包夫底」呢，雖然是很少的。

我底孩子艾拉，就在那個正進行設計的辦公室裏工作，他是一個繪圖員。在我在這個地裏教過他實際工作之後，他從克慈門科和羅果夫茨夫得到了他底第一次的鼓風爐工作的理論訓練。

艾拉在小的時候，就是一個很倔強的傢伙，一直到他在學校裏畢業之前，他所給我的困難比別的孩子都多。

他長成一個滿不在乎的好打架的孩子，有兩次在打架的時候，把頭都打破了，一直到今天，還帶

着兩個深深的痘疤哩。他是個性格很不同的人，他時常想做的許多事情，大人們告訴他不要做，而他却想着是極需要的。

當七年制學校讀完之後，他就進入了工廠裏底工業學校。那些學生們學習着各種功課，同時還在廠裏作四點鐘的工。艾拉當然是作爐工啦，在我們底場子裏做得很好。

過了些時，我注意艾拉終天留在場子裏，不到學校去了。

「你爲什麼不往工校去呢？」我問他。

「我到那兒幹什麼呢？他們所教的東西，我都已曉得啦，所以那兒是不需要去囉。」

我想着他或者是對的。這孩子已經讀完七年級了。而且讀得很好，或者應該知道的東西都已經知道啦。在場子裏，他作的是管瓦斯機的工作。他在那兒做事常常發出問題，並且還學習着應該怎樣停爐和開爐的工作。在家裏時，他同我討論着，辯駁着我所說的各種事情。他讀過書，在辯論中常常引用着科學的證據。有些時候，爭辯得非常激烈。『好啦，』我想着：『我底孩子是可以學好的。』

我突然接到一封信：『按照第二條的規定，你底孩子艾拉。柯魯包夫，不到學校是要被工廠中開除的。』

我到工校去見校長。他告訴我說，艾拉底冶金學和數學底分數都很高，但是俄文，植物學，歷史和政治學都學得不好。

我回到家裏，詢問了艾拉。他說他不願學那些科目，因爲它們對於一個爐工是沒有用處的。我同他爭辯了很長的時間，試探着去說服他。最後，我氣得解下了皮帶：

「看見這個東西嗎？你必得先試一試，然後再告訴我你是不是需要那些學科。」

他是個執拗的傢伙，可是我比他更狠一點。他答應去讀書，而且很誠實地實踐了諾言。於是在工

他在場子裏工作了兩年，他管理過煤氣部份，作過爐頂上的和爐心傍底工作，實際地研究各種工作。隨後，他又作了繪圖員，參加了蘇聯第一個機械化爐子底設計。後來，他也進了冶金學院。在他之前，巴富爾和尼古拉已經在那兒讀過了。他們底冶金學都是科學院會員潘夫羅夫所教的。艾拉在那兒也時常討論和發問。潘夫羅夫非常歡喜他。當艾拉畢業的時候，他問：

「柯魯包夫家裏不再有人來了嗎？這個就是最後一個嗎？」

艾拉在一九二七年離開了那個學院。恰巧是我們鍊鐵爐設計完成的時候，並且已在動工修築了。就在那個時候，巴富爾剛得到了工程師的學位，從莫斯科回來了。他在瑪克伊夫加工作一年，隨即轉到葉奈契夫，當了鼓風爐部裏底工程師。

在開工建那鼓風爐的時候，他是同我們在一塊工作的，並且在他離開不久之後就完成了。我們修築它，費了很長的時間，大概有兩年多吧。最後，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我們燃起我們底新鼓風爐了。這個機會，給瑪克伊夫加一個很長的假期。

(譯註)——水套——貯有水或水所循環流通的外殼，裝置在機件底外部，用來冷却內部之熱度者。

一九

在最初，這龐大的爐子給了我們許多痛苦和困難。在蘇聯，沒有一個在這樣大的爐子上作過工的人，我們的管理上發生着錯誤；鼓進的空氣不夠爐子底需要，風管被過剩的渣子流進而阻礙；比這更厲害的是機械的時常停止。尤其特別困難的是吊車機。吊車，是一個車子順着斜坡走到爐子頂上，在爐頂上它自動的翻轉過來，將它帶的東西倒進漏斗裏去。這吊車是天天都要出軌的。每一次我們

都得耗費八個鐘頭的樣子，才能把車子扶起來放到原來的路軌上。

我問羅桑夫茨夫：

「在美國吊車也出軌嗎？」

「不，伊凡·格里高黎維奇呀，在那兒，他們工作得像時鐘一樣的規矩呢。」

那麼，毛病是什麼呢，似乎沒有一個人能夠了解它。我夜裏睡不着覺了，翻來覆去地想着這個問題，可是仍然想不出來。於是，我花費了幾天的時間，上到爐子頂上看着那車子是怎樣移動的。試摸着尋找它底錯誤之處。最後，我看到了，當車子傾倒的時候，那制動機不能夠管住它。在起初他們都不相信我底話：

「你以為怎樣呢？我們底制動機同美國底一樣啊，為什麼在他們那兒能夠管制，在我們這兒就不行了呢？」

但是，我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堅持着我自己是對的。當把事情分析以後，結果發現吊車上底實在尺碼，比設計上底預算要大些。因此，一滿箱焦煤底分量要比美國底重得多，所以制動機就管制不住了。

這一類的缺點是很多的。可是這兒沒法去弄一個好的訓練爐工的地方。他們都是很幸運的，因為都得第一次地學習着操縱機器的鍊鐵爐。每一個很小很瑣碎的部份，也必得有二十幾次的矯正。在這兒你必得學習着每一件小的事情。我底脾氣是這樣的：要是我在爐子工作上遇到了任何新的事物，不能由我親手試驗以前，我是不會休息的。

鑄模機也常常毀壞，因為沒有地方傾注鐵汁，所以我們必得把爐子開得慢一點。如果放鐵的時間距離太近，就沒有盛鐵桶用了。所以必須有全部適當的安排，使到時候有盛鐵桶用才行。整個管理處都忙着去尋找鐵桶，羅桑夫茨夫時時自己開火車把鐵桶運來。甚至於鐵軌也會被生鐵所浸沒。

學習着操縱這大的機械化的爐子，在我是一件很艱苦的事，我黑夜白天都停留在工廠裏。在家裏吃過午飯隨即又回到工廠裏去，一直到半夜才能回家睡覺。但是，大約睡了一個鐘頭便又要被叫起來了，因為又有些意外的事情發生。

當另外一箇大的用機械操縱的爐子開工時，我們已經艱苦的學會怎麼開動它了。

在開工之前的會議裏，有許多都認為現在開工嫌太早了點，因為鑄模機還沒有完成，我們沒有大的鑄車，不能夠取盡那所有的鐵汁。

然而我們作了另外的決定，國家十分需要鋼鐵，我們必須很艱苦的工作，同不幸的命運搏鬥，所以我們底第二個「美國式」的爐子，很快就開工了。

現在再去回憶當日的情形，是很愉快的，每一想起它來，我底唇邊便掛起了微笑。可是，在當時，我們的手上却沒有一件容易的事情啊。譬如拿鑄車的問題來作個例子吧，我們爲了想弄一個大的鑄車而懇請和喊叫了好幾個月。我們用耐火的材料砌好了，曬乾了它們，又把它運到廠子裏來。可是到了這裏，我們却發現它們太大啦。以致不能從橋孔下通過。費了三天工夫，我們用自己的力量把橋架往上起起，然後才把鑄車帶到爐子跟前來。鐵汁子被傾倒進裏面了。它有七十五噸的容量，比我們從前的鑄車要大到五六倍呢。「噢，孩子們，」我們想着：「那是有點可以了。」

等到用一個車頭來拖這鑄車時，可是拉不動；又開來了第二個車頭，兩個也還是拉不動，因爲鑄車裏充滿着鐵汁呢，必須弄第三個車頭在後面推了。三個車頭才可以勉強強地辦了這件事情，我們底車頭是太小啦。是我們從「普通社會」所承接下來的，而鑄車却是蘇維埃所造成的啊。在這大重量的鑄車之下，路軌幾乎要被壓了。我們小心翼翼地看守着它，只恐怕它出了軌。三個小車頭拖拉着一個鑄車。同時羅果夫茨夫在前面領着，我們跟隨在它底後面，當場留心着，看有沒有任何錯誤發生。像這樣的畫面，在場子裏每天可以看到。

我們又請求大的車頭，好的路軌和第一個鑄模機了。可是黨給我們的解決法是不同的，這辦法是我們連做夢也不會想到過。黨決定是從頂到底重新建設一個工廠；要擴大工廠地基，重鋪新的路軌，建築新的工作場，並且要把舊的東西完全拆去。換句話說，就是建立一個嶄新的，社會主義的企業，來代替那舊的瑪克伊夫加。

如果我不會記錯的話，這個決議是在我們底人民委員長賽古·奧姜尼克斯第一次訪問過我們之後被採用的。

110

賽古同志第一次來的時候，是一九三二年春天，當時我們的工作是極其笨拙的。不過爲準備着人民委員會委員長的來臨；每件東西都加以整理洗滌和粉刷了。最後，有個風聲傳來，說奧姜尼克斯已經回瑪克伊夫加啦。正走來看我們哩。

我在鐵門旁邊等候着，一大羣人出現了。人民委員長走在前面，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他有一副結實的身軀，黑色的鬍鬚下垂着，披一件暗灰的大斗篷，邊緣一直拖到地板上，他的靴子和軍帽都帶着茶褐的顏色。經理把我喊了去，還將我介紹給奧姜尼克斯，我握着他底手，希望能更親近地看看他。我記住了他底目光炯炯的眼睛，和那副鷹鉤鼻子。

經理說：

「看呀，奧姜尼克斯同志，這是一一個舊時的瑪克伊夫加爐工，從這個工廠開設起。便在這兒工作了，他有三個兒子，也都是銅鐵業的工作者。」

「柯魯包夫同志，那個在葉奈契夫當鼓風爐場主任的是你的兒子嗎？」賽古問。

「是的。」

「一個很好的爐工啊，甚至可以勝過你呢？」

「賽古同志，沒有比過我們的呀，假若……」

「假若……假若什麼呢？」

我對他說出了我們底困難，怎樣用三個車頭拉一個鑄車，怎樣緊緊跟在它底後面，和常常發生的各種各樣的毛病。

「能够允許他們得到金山，而我們連一片碎鐵也不被派給呢！」

賽古笑了。他拉着我底路膊，我們向前走着，我不停地告訴他許多事情，他不停地笑着；末了，我也笑了。

「假若我們所需要的東西都能得到的話，是沒有人能比得過我們的。」

「連庫茨尼斯克的廠子也不行嗎？」賽古問。

就在那個時候，在西伯利亞的庫茨尼斯克工廠裏，第一個鼓風爐已經開工了。

「賽古同志，我們一定能戰勝他們。」

「好吧，我明年還要來，看看你底話實行得如何。」

在一九三三年秋天，他如約地來了。在那個時候我們已有了許多新的設備，也學會開動機器爐子了，並且一切都還作得不壞呢。我們照着我們底話做了，已經趕過了庫茨尼斯克底工廠了。可是還真沒有勝過葉奈契夫呢，他們底出產量到誰也想不到的高度了。特別使人驚奇的，是他們還是在沒有裝機器的舊爐子工作的；而我們呢，已經有三個新的爐子了。我有點羨慕與嫉妒，同時又很快樂，因為我底巴富爾是葉奈契夫的一個工場管理主任。假使我記得不錯的話，那末，賽古同志又是先到葉奈契夫去，然後才到我們這兒來的。他還認識我，到這兒來，握握我底手說：

「去年你是有點老的，現在好像變得年輕了。」

「生活得好一點的啦，所以我就變得年輕一點。」我回答，「如果生活能够繼續好的時候，我將要再年輕一點哩。」

「工作不太辛苦嗎？」

「現在是容易得多了。我們已經曉得如何管理這新的爐子啦。賽古同志，不要以為我是個老年人吧，我還可以打敗和我一樣高的小夥子呢，在假期裏，我每天還能騎着腳踏車跑三四十公里路哩。」

「你喜歡跑向那大草原上嗎？喜歡去打獵嗎？」

「我當然喜歡啦。」

他談得非常地親暱，我告訴他，我們那個家用的腳踏車是個笨重的機械，是個卡科夫工廠出品的最舊的樣子，當我底孩子們還在家裏的時候，我們四個人可以同時用呢，我們又談到工作，談到爐子，談到薪水，隨後他才去了。

過了幾天，賽古已經離開了，我被叫到經理部裏去，他告訴我，奧姜尼克斯同志贈送一輛車子給我作為禮物。

這件事是太出人意料了，以致使我根本不敢相信，隨後我回憶到我們的談話，我才明白賽古是一個注意得多麼週到和渴望得多麼殷切的人。

我再一次遇到賽古，那已是在莫斯科了。

我們底廠裏不能如數收到焦煤了，就是所能收到的一點，質地也很壞，經理派我到莫斯科去，向人民委員會請求解決這個問題。若能見到賽古同志的話，也可以同他私人談一談。

除此之外，我私人也有一點事情。我底女兒珂拉娃快要分娩了，我女人已經去那裏住了些時候，這是我第二個太太呀，我底第一個太太，奧加·米駿凡妮芙娜，我底孩子們底親生的母親，已經在一

九三〇年死掉啦。

那件事情給我們家裏一個很大的哀痛，奧加·米輟凡妮芙娜是在還能行動着的時候死的，她在將死的當兒，還同平常一樣地爲了孩子們和家庭而工作着，操着心。她是常常生病的，但是她從來沒有在牀上躺過，她是在寢衣服的當兒突然死去的。

有幾次，她說：

「孩子們都已出窩啦，我也可以安安靜靜地死去啦。」

她一生最大的願望是把她底孩子們養大，並且引他們到一個快樂的路上去。她死了，她已完成了她底任務；她死了，好像她允許自己有一個長期的休息似的。在她死的時候，巴富爾和尼古拉伊都成爲工程師了。艾拉正在莫斯科冶金學院裏讀書，珂拉娃也在學校裏畢業了。

我底第二個太太到莫斯科我女兒那裏去，我女兒正在那裏研究的。

我也想到莫斯科去一下，想看看我的外孫女，看看珂拉娃和尼古拉伊。尼古拉伊從冶金學院裏畢業之後，就留在莫斯科從事研究的工作了。

當我已經走出了車站的時候，還是像個傻子一樣的迷糊着。好像莫斯科底路軌啦、公共汽車啦、摩托車啦，都在我底周圍打着旋轉似的。開始那兩天，我必得有人領着到城內的各處去，等我慢慢熟悉了的時候，才能一個人在這首都的大街上散步。

我到重工業人民委員會去，給賽古底祕書打了電話，他要我過去。當我到委員會的接待室裏時，那祕書來詢問我底事情了。我告訴他，我想同賽古同志談談關於焦煤的事，

「可以少等一會兒，我就去把你來訪的事說一說。」

有幾個工廠經理都坐在接待室裏，我挨着他們坐下了。祕書帶來一張摺疊了的紙走進辦公室裏去。隔了兩分鐘，那領門開了，賽古自己走出來。他看看我，笑了，向我打了個招呼說：

「進來吧，柯魯包夫同志。」

當我坐下之後，他便詢問我工廠裏的工作情形。我們工作得很好，還是鋼鐵業裏的先鋒隊呢。我說了關於煤炭的事。他記了下來，而且立刻給他底秘書一個命令。隨後，他問及了我底家庭，我底孩子們。

我告訴他，我底女兒生了一個女孩，因了這個機會，我底女人又到莫斯科了。

「那麼，你底太太現在還在莫斯科嗎？」

「在莫斯科。」

他接了一下電鈕，那秘書又進來了，賽古告訴他說：

「明天六點鐘的時候，請柯魯包夫同志和他底太太在我家裏吃晚飯。把車子和別的東西都準備一下……」

我謝謝他，站了起來。可是賽古不讓我離開。

「停下來，把工廠裏的事情多告訴我一點吧。」

「賽古同志啊，我最好還是走吧。每一分鐘對於你都是很寶貴的，有許多人都在等着見你呢。」

「也好，等着明天吧，在莫斯科城裏你還需要什麼幫助嗎？」

「沒有，賽古同志，謝謝您。」

我剛向外走了，又回過身去：

「只有一個要求，我希望你能够做到，我自己，我底太太，我底男孩和女孩，都沒有到過克里姆宮，我們很想去看看。」

賽古又把他底侍從喊來了：

「安排一下，讓柯魯包夫同志和他底家人去參觀克里姆宮去。」

我們一塊走出來，那個侍從向一個地方打了電話，然後說：

「明天十二點鐘的時候，同您底家人一塊來到鮑洛維支門口吧。」

第二天上午，我同着我底太太，男孩和女孩到克里姆宮去了。在那個門首有一個衛兵，我走到他
雲前說：

「好呀，同志。」

「好呀，你想做什麼呢？」

「我們想看看克里姆宮。」

他笑了。

「沒有得到允許是不能進來的呀。」

「爲什麼沒有呢？有人告訴我叫十二點鐘來的。」

「你叫什麼名字？」

「柯魯包夫。」

衛兵到辦公室詢問了，便允許我進去。

他們還給我一個說明書，隨即走進克里姆宮去。我們參觀了軍械庫，禮拜堂，帝俄底大炮和大
鐘。

皇帝的確是很修華的生長在我們底血汗上啊！在軍械庫裏，有寫字台那樣大的金板甲，兩個房子
那樣大的棹布，上面繡着寶石和純金。在那時還沒有肉叉，人們都是用手取食物的，而且他們就是用
遺金的棹布措手的呀，有些現在還是骯髒着的。大主教尼康底禮服上，有着那樣多的金子和寶石，以
至於有一百三十磅重呢，那兒有金馬鞍子，金寶座；誰也計算不清那兒究竟有多少金子啊。

皇帝底雪車上所裝飾的金子，現在還在閃爍着光芒，它們佔據着很大的地盤。這些雪車上甚至還

有一個梳髮臺和一間臥室哩。要有二十匹好馬才能拉動它呀。披甲的武士們的圖像，都排列在車壁上。在古代的俄羅斯，甚至小孩子也得學着打仗，這兒也有着披甲的小孩底圖像，就是那些馬匹，也都

有外甲呢。

那門帝國底大砲，是不大使我歡喜的，我們到炮頂向裏邊看；它是銅做的，裏邊並沒有弄光，有些很粗糙的稜角，僅僅只是用一個普通的鑿子修成的。並不能用它們來打炮彈啊，只是用它底外表來威嚇敵人的。但是，那帝國底鑄却使我非常驚訝。它是那樣的大，就是在我們底工場裏，也得費好些事才能鑄造出來呢。它是兩百噸重的銅鑄成的，裏邊可以鑽三匹馬。我研究研究它，去想像它是怎樣鑄成，怎樣掛到鐘樓上去的。它是掛在教堂裏邊的，不過當教堂燒了的時候，它掉下來了，有一塊被撞掉了，而且邊緣上還留有裂紋哩。

在看了克里姆宮以後，我們回去了。賽古同志已經派他底汽車來接我們。我女人却不願意去。

『我將要被那深宅大院所嚇死呢。我將忘記用那一隻手拿叉子那一隻手拿刀子哩。』

但是我說：

『賽古既然來請妳了，妳不好意思拒絕吧。』

我們換了換衣服，動身了。

當我們底車開進了克里姆宮的時候，遇着賽古同志和臘滋。莫西耶維奇。卡岡諾維奇同志在一塊兒散步。

車夫把我們開到一座有着窄狹窗子的古式建築旁邊，又領着我們到二樓上去。在賽古底房子裏，我們受着他太太妮達·葛維梨洛芙娜底招待。

我以前遇到過她。她曾經同賽古一塊到我們底工廠裏去過，而且，我還領着她繞着鼓風爐看過；由於那，她還記得我呢。

我們到餐間裏去。棹子已經擺好。這個房間裏的傢具都非常整潔，可是也很簡樸。連一樣修華的物件也沒有。不是沒有純金的傢具，就連鍍金的也沒有。每一件東西都是很時髦很合式的。過了一忽，賽古來了，他穿了一件白色的緊身外套和一條白褲子。他向我打了個招呼，接着我們都在棹子旁邊坐下來。

我們一共五個人：賽古，辛妮達，葛維梨洛芙娜，我們兩個，還有賽古底兄弟，一個細高個子的人。

賽古說他底兄弟應該作爲一個「托馬達」(原註)，並且說：

「那麼，我們吃什麼酒呢？你想要怎樣辦呢，伊凡·格里高黎維奇？」

我告訴他可以吃開黑丁酒。

賽古笑了：

「你不怕開黑丁酒嗎？來吧，「托馬達」，就給我們倒這一類的酒吃吧。」

他底兄弟打開一瓶上等的白蘭地，倒了滿滿的一小玻璃杯。賽古歎了一口氣，自己倒了一杯純水。他解釋說，因爲最近一次的腰子出毛病的影響，現在連一點有酒味的東西都不能吃了。

辛妮達·葛維梨洛芙娜說：

「要不是爲了你們的話，賽古要一直遲到夜裏才吃晚飯哩，我已經記不清楚前些天他在甚麼時候才接時吃過晚飯。」

我們喝了第一杯，賽古說：

「來吧，「托馬達」，讓我們再喝點別的吧。不然的話，光吃這一樣酒要覺得太寂寞了。就讓每個人吃他所喜歡的吧。」

辛妮達·葛維梨洛芙娜從廚房裏把湯端來了。她親自作着一切的事情。我看見廚房裏有個半老的

女人，顯然是一個家中的用人；可是，辛妮達·葛維梨洛芙娜還是親手把東西拿到椅子上來的。當然啦，在最初我們是覺着有點拘束的。我還並不怎麼難過，因為以前已經見過賽古了，而我女人却是非常羞怯的。賽古強力地請她吃東西，在碟子上替她幫忙，還說笑話，慢慢地，她底羞怯消失了。不久之後，我便覺得同我自己一家人在一塊吃飯樣地舒暢。我們起初先談些工廠中的工作情形，接着又談到我們底人了。我們談到總經理，談到總工程師，談到鼓風爐間的管理員；賽古論說着每一個人，還詢問着我底意見。隨着，我們底話題又轉到其他鋼鐵工作者底身上了。

接着，賽古又對他底兄弟和辛妮達·葛維梨洛芙娜提及了我底孩子巴富爾，他現在已經由斐奈契夫調任到迪尼普魯皮綽維斯克了，在那兒作一個鼓風爐間底主任。賽古說：有許多專家們都勸他把迪尼普魯皮綽維斯克的場子停掉，他們認為絕對有這點必要；因為它永遠是工作得極遲緩而且損失很大的。賽古把我底巴富爾派到那兒了，巴富爾戰勝了所有的專家，表明了他們底結論都是錯誤的；這個廠變成蘇聯最好的鋼鐵工業之一了。

時間在不經意之中飛過了；我看看我底錶已經是十點鐘啦。

我們站了起來，我說：

「我們已經費去四個多鐘頭了，佔了你這麼多的時間，非常地感謝你呀，賽古同志。」

「同你們在一塊消磨了這個晚上，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因為你們底賞光，我謝謝你們。」

「賽古同志，我真找不出適合的話來表達我的謝意啊。在過去，甚至連克里姆宮底牆邊也沒有夢想過能够走近它；而現在呢，我是在克里姆宮中作客了。誰底客呢？要照老話說來，是內閣大臣底呀！」

賽古擁抱着我說：

「在我們底國家裏，在蘇維埃制度之下，今天我是一個人民委員長，而明天或者你底孩子就成爲

人民委員長了。」

賽古同我們一塊離開了那個房屋，我們都坐到他底車上。車夫把車開向人民委員會去，賽古停下來，到辦公室裏工作去了。

（原註）托馬達——在佐治亞是一個筵會上的司席人。奧美尼克斯是一個佐治亞人。

一一一

蘇聯底第一個機械化鼓風爐，就像我所說的那樣，一九二九年在瑪克伊夫加開工了。不久之後，像這樣的爐子，在南部的各鋼鐵製造廠裏，都裝置起來啦。學着開動它們，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偶然發生了的故障，甚至於把爐子都弄壞了呢。

有幾次，在極困難的情況下，我被派去幫助別的工廠了。甚至有人開玩笑地說我是「鼓風爐醫生」。

我第一次爲了這個事情的旅行，是到亞爾契維斯克底伏洛希羅夫工廠去。這是一九三三年的事，經理在電話上告訴我，賽古同志命令我到亞爾契維斯克去，幫助他們醫治那個爐子，使它走入正軌。

在亞爾契維斯克，我遇到了一個由我底朋友羅果夫茨夫所領導的許多專家的討論會。他看見我非常歡喜地說：

「伊凡·格里高黎維奇呀，讓我們去研究研究那個爐子吧。一個很困難的情形啊。我們在這兒已經停留了整整一個禮拜了，可是仍然找不出錯誤的根源來。」

我很注意地看看那個爐子，事體底情況是非常壞的。這是一個美國式的機械化爐子，像在瑪克伊

夫加的那個一樣大小，體積有九百三十立方尺，每天本可以生產到一千噸生鐵；而實在呢，只出到一百至二百五十噸，並且質地還非常的壞。從開工起到現在，已經如此地持續有一個月了，而且還一天壞似一天哩。

我繞着鍋爐底部走了一圈，考察了那些風管，連一點眉目也難找到。這鍋爐是正在壞着的呀，而在人們底眼前却像是好的。我問那些爐工們有什麼困難，可是沒有一個能給我滿意答覆的。

我爬到爐頂上去察看那些廢料的物件，那兒的每一樣事物都是很有秩序的；又察看了各種儀器，鼓風爐底溫度很正常，氣壓也很充足；究竟那兒是遭壞事底根子呢？許多年的經驗教訓了我，使我想到了，爐子裏面紛亂的延長，可能是爐料發生甚麼錯了。我爬到爐子頂上去，可是沒有找到什麼。我又爬下來到料艙裏檢查了所有的物料。隨即又往那最髒的地方看看，那兒是篩焦煤的地方。我像個掃煙囪的人一樣，細細地看了一遍；現在，我已經曉得這爐子底毛病是在什麼地方了。我走向往的地方去洗澡，在路上遇到了羅果夫茨夫：

「好吧，伊凡·格里高黎維奇，你找到什麼東西啦沒有？」

「我找到啦。」

「什麼？」

「馬克辛姆·維拉蘇維奇呀，把你底檢查委員們召集起來吧。我要先聽聽，看看你們是怎樣談的，然後我可以告訴你們我找到了什麼！」

吃過午飯以後，檢查委員們都到一塊了。這些專家們都貢獻了許多不同的意見。有一個說，是有一股冷的空氣流進了爐子。必須得把它溫暖一下，然後才可以開動；有一個認為是熔劑底化學成分不適合；別的意見也都是不相同的。

輪到我了，我站起來說：

「明天我可以使這爐子出產到五百或者六百噸鐵。」

「怎麼着？爲什麼？」

「我們只要把煤篩子矯正一下就得啦。」

羅果夫笑而不語這個。

「你說要怎麼樣矯正呢？這煤篩同瑪克伊夫加的一樣啊。」

「那的確不錯，不過這個煤篩傾斜的角度太大了，因此之故，那些小的塊子和灰塵都漏不下去，一直滾到煤船裏，跟着便走進爐子裏了。鼓風爐被這些碎屑所障礙，這便是他底病症。現在只需要兩個鐘頭的工夫，去把煤篩子再固定一下，明天這爐子就好啦。」

我們把煤篩子挪了挪，放在一個適合的角度上，第二天就出產了五百三十噸生鐵。

我被請到別的工廠去。常常有些毛病都只是一個簡單的原因。有幾次簡直奇怪極了，毛病就在人們底面前，而人們却看不見。我也幫助過我底孩子巴富爾，有一次我去看他，他告訴我有一個爐子趕不上別的了，他沒有法子改正它。我去看了那鍊鐵爐，又爬到爐子上面，那是個舊式的爐子，是用手來裝料的。滿裝渣料的車子，也必須由工人把它翻轉過來。巴富爾把每一個步驟都設置得很好，所有的物料都在周圍落得很均勻。不過在某一個地方有一根鐵桿子；我立刻很明白地知道，在那個有鐵桿子的地方，車子沒法把料傾在裏邊，結果，爐內的料便不均勻了。

我告訴巴富爾，把鐵桿子去掉就好啦。他照着我說的了；結果，每一件事務都和我說的一樣，他感謝了我底忠告。

一二一

在瑪克伊夫加，事情進行得並不壞。一切舊的爐子都取消了。我們在四個新的爐子上工作，每個

總之每天大約都要出四千噸貨品。瑪克伊夫加的工人們是不再白白耗費氣力了。機械替我們這些工作的人盡効力了。一九三二年，我們在蘇維埃底鼓風爐工人擊中得到了第一，並且還保持了好幾年呢。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裏，副經理打電話到我家裏，告訴我說：我們廠裏要派代表到莫斯科去，並且要我馬上準備動身，我到辦公處去，接着就起程向首都進發了。

在莫斯科，我直接由車站上到我女兒阿拉娃那兒。巴富爾是由迪尼普魯皮綽維斯克來的。尼古拉伊是原來就在這兒的。

在十二月二十六號早晨，我到人民委員會底辦公處去。他們要我下午五點三十分的時候再來一次，據說我們還要到克里姆宮去呢，可是誰也不能確定，每個人底心情都是愉快的。蘇維埃底鋼鐵勞動者們，特別是我們這些鼓風爐工人，在那些重工業裏邊，老是走在每個人底前面的；就像有些人所說的，我們是「開場面的人」。因此，我們今天晚上總覺得有點不平常，像有喜事到來的樣子。

我們能夠看見斯大林嗎？我絕對不敢相信啊！

當我們按時到委員會去報到的時候，看見房屋前面的廣場上停有許多汽車。它們原是給我們預備的。六點鐘的時候，我們駛向克里姆宮了。通過了塞普斯基門，到人民委員會底會議堂裏去。這兒是我向來沒有見過的呀，當我們一上台階的時候，我便注意着各樣事物；很用心地想看個明白，想記着各樣東西；那燦爛輝煌的大鐘錶，那佈滿牆壁的雕刻，那沿着走廊，寫着政府官員底名字的房門。我們走進了人民委員會底議事廳裏，都快樂得嘎嘎地歡叫着。大家坐了下來，噓噓喳喳地談論着，像一棵樹上的麻雀似的。突然，人們靜下來了。我各處瞅瞅，看見有一道門開了，斯大林同志走進會議廳來啦，隨後，莫洛托夫同志和奧姜尼克斯同志也出現了。他們順着那些桌子，從我們底旁邊走過，被我們底熱烈的喝彩聲和掌聲所歡迎着。

斯大林同志微笑着，舉起他底手來遏止我們底鼓掌。可是我們停止不下來呀！我繼續敲着掌，拿

它來發洩我底熱情，愉快和狂歡！我底每一個毛孔都歡笑啦！像我這樣一個平凡的勞動小卒，能够夢想到變為國內的光榮的人嗎？能够夢想到坐進這蘇維埃政府底會議廳嗎？能够夢想到來見這樣一個偉人，他底名字將永存在歷史上嗎？

我們怎樣來停止鼓掌呢？最後，終於靜下來啦。賽古同志站到主席底位置上，開始開會啦。可是他自己忽然停止下來說：「嘩，我爲什麼佔着別人底位置呢？這是人民委員會主席底位置啊！」

他要把這位置讓給莫洛托夫同志，但是，莫洛托夫同志說：

「你底金屬工作者們都在這兒，你就做主席吧。」

「他們屬於你的並不比屬於我的少啊！」賽古同志回答。

不管怎麼着，結果是莫洛托夫同志作主席了。他沒有作任何演說便立刻問：

「同志們，誰願意說說話呢？」

每個人都默然。他又問一次。於是巴丁站起來了。最初，他底眼向地下看着，他是多少有點羞怯的，可是言詞却非常果決。

他說：他有個很長的時間不相信布爾塞維克黨底計劃。他以為布爾塞維克們決不能建立起一個大規模的工業。可是現在呢，連一點值得懷疑的餘地也沒有了。他，一個老技師，而並非共產黨員，覺得不能够不承認布爾塞維克黨是對的。只有他們底行動才像一個從頭到尾的革命家。於是，他抬起頭來，向斯大林同志致意了。巴丁說：是斯大林和黨把他底心情轉變好的。

當巴丁說完的時候，莫洛托夫問誰願意繼續再講。人們都又靜悄悄的了。於是，斯大林同志站起

賽說：「好像是我得說點話了。」

斯大林用回答巴丁的話來開始了他底講演。他說蘇維埃國家底一切成就，不能够僅僅歸功於共產

黨，我們底成功都是像巴丁這樣的非黨員底努力所獲得的。他鎮靜地和平地講着，時時在微笑着，並至於還講笑話哩。他遂說：當最初建設新工廠的時候，被考慮的問題是應該先作什麼——是先派人出洋學習呢？還是先從國外把裝備買回來設置到新的工廠和作坊裏；然後再學習開動，糾正錯誤，監修破損和意外的事情呢？決定了的是先建設，加速地建設，不害怕我們會弄壞機器。問題就這樣地解決了，它沒有發生錯誤，事情底結果還很圓滿呢。

回憶起當初在瑪克伊夫加的困難和後來學着作得好一點也變得容易一點來，我對於斯大林同志每一句話，都是完全同意的。他講到訓練青年幹部時說：我們要像園丁栽培他所愛好的花草一樣來訓練人們。

他穿得非常簡樸，一件灰布的緊身上衣和一條同樣的布的褲子。他底黑色短髮，看上去略略有點花白了！在斯大林講演之後，我們會場裏底空氣就絕對不同了。許多請求講演的條子都送到主席團啦。每一個人都想要說幾句話，講演者底話頭常常被偶然的機會所打斷。許多人想要誇誇功勞，可是我們決不給他機會，我們從他底講演上指謫了他。斯大林時常從他底座位上站起來走走，吸着他底烟斗。

賽古坐在莫洛托夫下邊，常常向我這個方向看看，看着我微微地笑笑。十點鐘的時候斯大林提議叫休息一會兒，但是大家都謝絕了。我們底會是到深夜才結束的；我們還都預備繼續到第二天早晨呢。

在人們開始離開的當兒，賽古喊了我，牽着我底胳膊走到斯大林同志那兒。

「斯大林同志，這是柯魯包夫同志，一個爐工。他是從瑪克伊夫加建立工廠起就在那兒工作的。他底三個兒子都從事於鋼鐵工業。最大的一個是在迪尼普魯皮緯維斯克的主任，其他兩個也都是爐工。」

斯大林同志用力地緊握着我底手說：

「那是一件最好的事業呀，柯魯包夫同志，教養成了這樣的孩子們。」

於是，賽古同志也把巴富爾叫來，介紹給斯大林同志。

「這是柯魯包夫同志底孩子，最近由於中央委員會底決定，允許他入黨的。」

斯大林握握巴富爾底手說：

「因為你底行動應該得到它，所以你被接受了。」

我同巴富爾沿着那靜肅的莫斯科街道回家，我們都沉在與偉大的領袖會見的回憶之中了。

「在我沒有親眼看到斯大林同志以前，」我說：「我以為他底外貌一定是很嚴厲的，而實際呢，他却是很其和藹的啊！」

第二天，我們又在人民委員會裏聚合了，六點鐘的時候，汽車同昨天一樣的開到了。我們馳出城垣，開奧姜尼克斯同志底消夏別墅裏去。我們在那屋子裏優閑地踱着，在大廳中打着彈子。過了些時，賽古來了。於是大家都走進餐廳裏，在那兒桌子已經擺好。在吃飯的當兒，鋼鐵業工作者們都起來發表意見。我也說了一段話，提出關於好的焦煤的意見。我說：冶金中最主要的東西是好的焦煤，要是焦煤壞了的話，就是技術很高的人也弄不出什麼東西來的。

賽古同志也提供了許多意見。在快要結束的時候，他站起來說：

「我想喝一杯，來慶祝老柯魯包夫的健康。」

我倒了一滿杯紅葡萄酒走到賽古那兒去，他底杯子裏裝着純水。我們碰碰杯，賽古把杯子拿在左手裏，伸出右手；我也把杯子拿到左手裏；賽古是那樣熱烈地握住了我底手，以致我把酒濺到他身上了。我自己和其他幾個人都沾了個邊。我們都放下杯子，賽古擁抱着我。隨後，他又轉向鋼鐵工作者們，對他們說：

「這個老柯魯包夫是你們大家的模範啊，他把他底孩子們養得和他一個樣兒，他是個英雄啊，他底孩子們也都是英雄。」

我被興奮所激動，弄得我想不出應該回答什麼了。

賽古又自己倒杯純水，替我們倒杯葡萄酒，我們碰了碰杯。

當事情完了之後，許多同志都回莫斯科了。我和另外的幾個人，在賽古底別墅裏住了一夜。

過了幾個月，當我接濟政府底受獎的命令到莫斯科去的時候，又見了賽古同志，在贈與鋼鐵工作者們獎章的時候，賽古是在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底主席團裏的。他見了我，很親暱地同我談着話。這就是我們最後的會面啊。當無線電帶來賽古死去的消息時，我不自禁地落淚了！

三三

在一九三七年，我很幸運的又二次會見了斯大林同志而且還談了話。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在莫斯科開了一個鋼鐵工作者會議。這個會議是由新人民委員長臘滋·莫西耶維奇·卡岡諾維奇領導舉行的。我注意地看着他，奇怪他怎麼會把事情管理得那樣的活潑，有力和整齊。我聽說他每天都要一直工作到第二天清晨四點鐘；可是，我却看不出他有一點疲勞的形跡來。在我們遇到的時候，我對他談了這件事情。

「柯魯包夫同志啊，」他說：「看見你，我是壓抑不住我底喜悅了。你是年邁了，有了這樣大的兒子。可是，你還是那樣的整潔哩。」

另一次，他跑到我面前說：

「能讓我們看看你底鬍鬚嗎？你沒有染過它嗎？」

「沒有。」

「你怎會能保持着如此的年輕呢？」

「我酷愛我底工作，却並沒有一個人強迫我這樣作，這便是全部的祕密了。」

臘滋·莫西耶維奇很喜歡我底回答。

在這一天的會議裏。我們底心情不能再像一九三四年那樣地瀟灑和愉快了。鋼鐵工業是有點不
啦。鋼鐵底出產不再有那麼多啦。這個，一方面是因爲民族敵人底從中活動，他們在煤業、焦煤和鹽
業裏從事了破壞工作，這對我們工廠生了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呢，是我們自己很安心於小小的榮譽
，變作安於現狀了，停止了對於改良的奮鬥。

臘滋·莫西耶維奇給了我們一頓很好的責罵。他要我們每一個人都坦白地回答：「爲什麼你工作
得這樣少？」他不允許任何人來誇功。

在他底批評結束的時候，他在我們面前放下了一件事情——要有效地工作，像鐵路上的工作一樣
，把鋼鐵生產的工程照着一個嚴密的表格去做，不要有了破損或變故。

在會議結束的時候，臘滋·莫西耶維奇宣佈我們在六點鐘的時候要再聚會一次。

我按時去到人民委員會底辦公室了。可是尼古拉伊因爲霧的關係遲到了。那天晚上，莫斯科底霧
非常大，我向來沒見過這樣大的霧。公共汽車都不開啦，自動車也很緩慢地走着。司機人一直在響着
喇叭。在有些汽車上，人們坐在冷卻器上向前注意着，看見一個牆壁或人行道的時候，便發瘋地喊叫
着：「停！停！」

在大霧中，尼古拉伊從郊外一個地方步行走來，同另外一個鋼鐵工作者一塊，他們是偶然遇着的
，那人非常近視，所以他們到的晚了。

鋼鐵工作者們都離開這個房子了。可是我拿有尼古拉伊底通行證，必須等着他。最後，他來了，

已經看不見路。我們往克里姆宮走去，被領到格蘭諾維提亞會議室裏。當我們走進這個大而光明的廳中時，人們都已坐在那兒了。我很快地就看見了斯大林同志。他是坐在棹子旁邊的一個小凳上的，挨着他坐的是斯泰哈諾夫（譯註），我們的成功的煤礦夫：L. M. 卡崗諾維奇，加里甯，伏洛希羅夫和其他的黨政要人。

給我留下的位置，離斯大林同志所坐的棹子很近。

那天晚上主持者是臘滋·莫西耶維奇，卡岡諾維奇。他請斯大林同志講了幾次話。我來的是太晚了，沒有趕上斯大林同志那幾次祝賀。可是當他給人們慶祝健康的時候，我是在那兒了。那些人們是在我們底工業上作着或大或小的事情的——這稱職的蘇維埃底企業工作者。接着他提到頓內茨的礦工斯泰哈諾夫，齊坎諾夫，拉波奚齊加；他說在我們人民中有成千成萬的這樣的人，這樣的英雄。提到公民們的時候；他說，領導者是可以更換的，惟獨人民却是永垂不朽的。我看到了拉波奚齊加，一個白髮蒼蒼的六十高年的礦工走到斯大林那裏，同他握手了。

我看見臘滋·莫西耶維奇，向我這個方向丟個眼色，要我到那兒去。可是我不敢確定，以爲或者是我自己底幻覺吧。後來，臘滋·莫西耶維奇派一個同志來，請我到領袖所坐的桌子旁邊去。

臘滋·莫西耶維奇把我向斯大林同志介紹說：

『斯大林同志呀，同這個老爐工柯魯包夫同志見見吧。』

『我們早已認識了；我對他認識得很清楚。』斯大林回答。

我們握了握手，又道過好之後，斯大林同志問我多大年紀了。

我告訴他，我是五十六歲。

『我比你大呢，』斯大林同志注意地說：『我是五十八歲了。』

伏洛希羅夫同志站在我們旁邊，聽着我們底談話。

「我也比你大哩，我是五十七歲了。」

隨後，斯大林同志問：

「你底孩子在那兒呢！」

「我們可以立刻依次把他們請來。」臘滋·莫西耶維奇說：「他在此地的孩子不只一個，而是兩個啊。」

他派人叫了巴富爾和尼古拉伊來。接着，斯大林同志對臘滋·莫西耶維奇低低地耳語些什麼，後者站起來叫着：

「靜一點，同志們：斯大林同志有話講哩。」

約瑟夫·維塞里昂諾維奇給我們都倒了一杯葡萄酒，在這瀰漫着靜肅的大廳中，祝禱了柯魯包夫之家。

我聽着了，可是不能相信我自己底耳朵。斯大林同志繼續說：

「讓我們來一個慶祝吧，使爐工柯魯包夫以後在我們鋼鐵工業底發展上不致落伍了。使他在工業底最新的方法上不致落伍了。」

我一輩子都在記着這些話呀！當斯大林同志說完的時候，我是沉醉在愉快中了。我是應該說點什麼作爲答詞的。可是，我什麼也想不起來了，僅僅只會喊叫着：

「我們熱愛着的斯大林同志萬歲！」

（譯註）斯泰哈諾夫——是「中央依爾明」（頓巴斯）礦井裏的氣鑽掘煤工人，姓斯泰哈諾夫，

名阿列克色依。他於一九三五年八月，在一班工作時間之內，就採掘了一百零二噸煤炭。

· 超過了普通採煤定額十四倍之多。後來從頓巴斯底煤礦中開始起到全蘇各工業部門中，展開了一個爲提高勞動生產率而進行的羣衆運動，稱爲斯泰哈諾夫運動。

一九三八年，我被舉爲烏克蘭社會主義共和國底最高蘇維埃代表候選人了。在選舉運動之中，在許多大的講演會上；我對選舉人講述着我底生平，和我住在瑪克伊夫加的四十年中所看到的一切。

我還記得污穢的居留地。在十二小時工作制下的艱辛工作；和那經常老害怕着的失業問題。我告訴他們，一個勞動者要想叫孩子們受教育是如何的困難。對他們敘述了我必須如何地對那校長哀求了，才能把孩子們送進學校裏去。那個學校，幾乎全是商人和職員底子弟們才能進去的。而現在呢，瑪克伊夫加有着好幾十所中等學校；還有幾個高等學院，它們底房舍都是這城中最美麗的建築呢。

我對他們提到我底孩子，我底家庭。目前，巴富爾是全國最大的工廠瑪基尼托果斯克鋼鐵廠底經理。政府授給他以列甯勳章，人們又選他做全蘇最高蘇維埃底代表。

尼古拉伊在斯大林學院和工業學會裏講授冶金學原理。他底成百的學生，現在都散佈在全蘇的各工廠中工作着。當時，他還兼任着全蘇鋼鐵業底副總工程師呢。我也談到我底艾拉，他當時是克里夫機械廠裏鼓風爐間底管理主任。我也對選舉者們提及我底女孩子珂拉娃，她當時正扮演「列甯在十月」影片中底一個勞動者底太太。她還對我說過，在這扮演完畢之後，她將要描述她底母親奧加·米爾凡妮笑娜了。

我又告訴他們，我和斯大林同志底會見和同我永難忘懷的賽古同志的會見，還有和臘滋·莫西耶維奇·卡岡諾維奇底會見。不論在什麼地方，我一出現，就有人要求我詳細地談談同斯大林同志的會

見。對於這個勞動者們底偉大領袖，他們總要問許多問題。

在每一個地方，我都會看到對於斯大林的偉大熱情和真誠的信仰。就是他呀，使我們這些勞動者成爲我們國家的最光榮的人了。

3C

12.45
7

四十年

元

